

陝  
縣  
志

第 七 冊

文徵

金石



陝縣志卷二十一

歐陽珍編次

金石

按吳龔兩志未列金石趙志凡碑銘記載之文概目之爲金石又稍涉於溢茲細加酌擇其時代已古真見其碑或拓本而有評論之價值者乃列於金石若僅傳其文及近年所刻仍收入文徵以示區別非敢意存軒輊願覽者量之

晉張愷碑

金石略云在陝州今無存

南朝菩提達摩大師頌

並序

梁武帝

我聞滄海之內有驪龍珠白毫色天莫見人不識我大師得之矣大師諱達摩云天竺人也莫知其所居未詳其姓氏大師以精靈爲骨陰陽爲器性則天假智乃神與含海岳之秀抱凌雲之氣類鄖陁身子之聰辯若曇摩弗利之博聞摠三藏于心河蘊五乘于口海爲玉甌久灰金言未普誓傳師化天竺東來杖錫於秦說法如闍室之陽炬若明月之開雲聲振華夏道邁今古帝后聞名欽若昊天於是躍鱗惠海振羽禪河法梁大橫佛日高

照爾其育物也澍無雨雨洒潤身田說無法法證開明理指一言以直說卽心是佛絕萬緣以泯相身離衆生實哉空哉凡哉聖哉心無也剎那而登妙覺心有也曠劫而滯凡夫有而不有無而不無智通無礙神行莫測大之則無外小之則無內積之於無成之於有我其教爾乎于時奔如雲學如雨菓而少花而多其得意者惟可禪師矣大師乃舒容而嘆曰我心將異大教以行一真之法蓋可有矣命之以執手付之以傳燈事行物外理則斯矣意之來也身之往乎意之行也身之去乎嗚呼大師可謂壽逾天地化齊日月使長流法海洗幽冥而不竭永注禪河滌樊籠而無盡豈謂積善不佑皇天何辜月暗禪庭風迷覺路法梁摧折惠水潛流夜壑藏舟潮波汨起何圖不天俄然往矣神色無異顏貌如常其時也地無變白天色蒼茫野獸鳴庭甘泉頓竭嗚呼無爲將來有爲將去道寄茲行示現生滅以梁大同二年十二月五日經于洛川禹門未測其報齡也遂營葬于熊耳山吳坂矣於是門人悲感號慟天地泣流遍體傷割五情如喪考焉如喪妣焉生徒眼滅傷如之何嗟呼法身匪一示現無方骸葬茲墳形遊西域亦爲來而不來去而不去也非聖智焉得而知之乎朕以不德忝統大業上虧陰陽之化下闕黎庶之歡朝夕惕勤旰不暇食萬機之內留心釋門雖無九年之儲以積羣生之福緬尋法意恆寄茲門安而作之精

矣妙矣傳之耳目乃大師之苗裔也嗚呼見之不見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朕惟  
一介凡夫敢以師之於果獲現生之得冀有當來之因不以刻石銘心何表法之有也亦  
恐天變地化將大教之不聞或建鴻碑以示來見乃作頌曰楞伽頂上生寶月中有金人  
披縷褐形同天地體如空心如琉璃色如雪匪磨匪瑩恆淨明披雲捲霧心且徹芬陀利  
花之嚴身隨緣觸物常歡悅不有不無非去來多聞辯才無法說實哉空哉離生死大之  
小之衆緣絕剎那而登妙覺心耀鱗惠海超先哲理應法水永長流何期慙勇還慙竭驪  
龍珠內落心燈白毫惠刃當鋒缺生徒忽焉慈眼閉禪河住流法梁折無去無來無是非  
彼此形骸心碎裂住焉去焉皆歸寂寂理何曾存哽咽命之執手以傳燈生死去來如電  
掣有能志誠心不疑劫火焚燒斯不滅一真之法盡可有未悟迷途茲是謁

梁大同二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十五日御製

按此碑在熊耳山高七尺八寸寬二尺二寸共排十六行每行六十九字書法瘦硬確  
是六朝筆迹又有佛像一座下寫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草書生動流利允屬高手末署  
傳法吉祥大師賜紫釋有捷立石無年月又有魏元象元年傳法主持壽菴初祖大師  
事略記因同屬一處故並錄之

圓覺空觀菩提達摩初祖大師事略記

從來有功於名教者果能以正法津梁萬世理宜狀其行實樹立豐碑以傳不朽卽如我祖達摩大師平生事跡厥功甚偉是以余特敬序始末書列碑端俾垂久遠而檢閱藏典祖乃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太子也姓刹帝利生有瑞相眼紺青色因得法於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故來中華設大法藥廣度尋品然祖駕降臨此邦之期實係大梁普通七年庚子歲九月二十一日達于南海廣州刺史蕭昂聞祖駕臨卽具禮迎供表奏武帝遣使詔請以十月一日抵金陵與帝語不契是月十九日潛渡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于洛陽當魏孝明太和十年也寓止少林面壁九年得遇二祖慧可大師求法甚篤試其所悟之道堪爲法器於是遂授衣鉢令贖祖燈以傳永世迨至太和十九年歲次丙辰十月五日祖在洛陽禹門千聖寺端然而逝壽一百五十歲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西山建塔于定林寺之吳坂後有魏使宗雲于元象元年自西域取經回見祖於葱嶺手攜隻履西還以聞帝令啟壙惟見隻履空棺存焉隨詔取遺履少林寺供養並勅易定林寺名空廂寺至唐開元十五年丁卯歲爲信道者取在五台今不知所存矣又唐代宗時郭子儀冢宰上表乞祖諡曰圓覺塔曰空觀謹述祖之行跡以示後之業空門者有所

感焉

航海西來意 金陵語不契

少林面壁功 熊耳留隻履 魏元象元年傳法主持壽庵立石

按此既云魏元象元年立石何以能知唐開元以後事顯係後人追記或僞託望熟于禪宗掌故者考焉

### 佑德觀大鐘

按此鐘高八尺口徑五尺一寸圍一丈五尺五寸唇厚八寸重約數千斤背上刻河中府猗氏縣金火大鑑李海李溫李潤李濟等鑄造末署永安五年字樣查歷史年號稱永安者五甲三國吳景帝乙晉惠帝丙北魏孝莊帝丁北涼沮渠蒙遜戊宋時西夏崇宗據五者而論東吳北涼西夏皆相距甚遠晉惠時釋道尚不盛行惟元魏建佛圖求佛書使侏儒之言盈天下故人多迷信而鑄鐘以祈福此蓋北朝物也

### 北周陝州宏農郡五張寺經藏碑

庾 信

五張者張元高子兄弟五人捨宅爲寺故以爲名文曰蓋聞如來說法萬萬恒沙菩薩轉輪生生世界豈直優波提舍祇夜修多而已哉是以熙連禪河質多羅樹七處八會三清

請疑 作

一

四說皮紙骨筆木葉山花象負之所未勝龍藏之所不盡雖後銀函東度金匱南翻

秦景遙傳竺蘭私記譬猶得海水之一珠不下岷山之片玉若夫法雲深藏師子雷音梵  
志往生聲聞說戒雪山羅漢之論鷲嶺菩提之法本無極際何可勝言宏農五張寺者南  
陽張元高寓居此地昔者千金之族見徒五陵大姓之民移家六郡蓋其流也元高五子  
負荷遺訓離經辨志並是成名入室生光成能顯德加以尊承慧業敬受法門兄弟同居  
共捨爲寺伽藍肇建卽以五張爲名是知城居趙信仍名趙信之城殿入蕭何卽號蕭何  
之殿加以象馬無恠衣裘是捨春園柳路變入禪林蠶月桑津迴成定水平輿雖盛豈可  
獨擅二龍扶風最良不得專稱五馬寺主三藏大法師法映邑主洛州刺史張隆等財行  
法檀一作財法行檀身心罄竭兼化鄉邑道俗數千敬造一切德輪見成三百餘部琅笈一作雷篆雲  
書金繩玉檢削蒸粟之簡裝酸棗之珠並入香城咸封禪閣坐堂伏檻羨非湘水之神緣  
房紫的足擬恭王之殿高掌西望長河北臨鼎氣常浮爐煙咸起戶牖寥廓吹寓龍門之  
風梁棟崢嶸落實客一作河源之樹僧徒雲集不遠燉煌之城學侶相奔更合華陰之市兩  
陝昔分寶基王化二陵今阻翻馳羽檄虞公屈產交亂風塵召伯甘棠凋零霜露雖復兼  
廉疑作能共治未遣渡河之獸烽柝是警實擾移關之民是以法王御世天人論道汲引四

流周圍五怖故能調伏怨憎消除結縛法水津梁得無砥柱之難香山轍迹非復終南之  
險天子命我試守此邦墨竈未黔孔席無暖纔臨都尉之境卽有樓船之役旣而南風不  
競北道言旋幕府卽開邦君且止鄉俗耆老依然此別屬茲法事須余制文聊以課虛爲  
銘云爾

舍衛之國祇洹之園三明極地八會窮源連河競說勝辨爭論波提東度祇夜南翻非空  
卽色離有無言達人止是足疑作鳥一作華誤獨悟重婚身雖繫馬心避騰猿禪樓郤月義殿翔鶻  
迴風香蓋反露珠幡西臨砥柱東背轆轤河鳴陽硖山響蘇門翔禽歌轉流澗絃喧度河  
餘獸移關舊村昔爲畿服今成塞垣城疑廣武地似樓煩燿烽並照象馬單奔無鐘襲呂  
有雨圍原不資十方誰釋三二一作華誤怨風傾地柱火及天元銀餉永固金牒長存封君馬首  
方事南蕃言從楊僕請謝劉昆昆英華誤

按舊志載庾信此文猶是六朝之音響張氏兄弟五人均崇信釋氏者驗其事亦足以  
知道術之消長故可珍貴特未見其石故書法無從而論云

唐砥柱山銘 唐太宗勒

仰臨砥柱北望龍門茫茫禹跡浩浩長春

廣川書跋唐砥柱銘貞觀十二年特進魏徵撰祕書正字薛純書其窪平隨多少置字故不成行序宛轉索於欵間以摩故石雖存而頗難得世知貴之唐刻石之文此其最大者也其後柳公權書刻招提今已譌缺不可讀惟純所書在濁河間得存蓋摹擊之工不至雖濤浪射發風雨摧剝尚不廢也今按宋司馬溫公謁三門禹祠詩自注云唐太宗刻銘砥柱之陰魏鄭公撰字幾盈尺殘缺僅可讀此次修志亦攝砥柱影像而字竟不能識則古蹟之留遺於後世渺矣

唐石柱銘

斐談撰八分書無姓名集古錄目謂周召分陝所立地界驗其字武后時所立今石移民衆教育館內字剝蝕不可復識

唐陝州龍興寺碑

蘇 總

有唐神龍元年龍集丁巳應天神龍皇帝出乎震御乎乾也粵若我高祖撥亂反正受天明命太宗震遠懷荒立人紀綱高宗見天之則愛人之力故我神宗之耿光天人之交際矣功侔於天靡弗覆矣通濟於人靡弗育矣上祇乎天人心醇釀之化積乎中和樂之聲被乎外則聖母以權居位七廟不可乏主以義明羣萬方由其溪予乃考順應之符旌緝

熙之頌有若周文爲太子益三朝之恭有若漢文爲天王遵五讓之實遂稽盛典張宏紀  
綱纂舊物由舊章穆穆皇皇顥顥卬卬俾爾熾爾昌俾爾壽爾臧其斯之韙也時公卿大  
夫禮官博士稽首揚言曰陛下誕彌厥月初朔龍也接統伊始元又龍也潛者德之隱飛  
者德之興觀乎聖人之變合於聖人之契古之白麟赤鴈威鳳神雀或當道而蛇分或中  
流而魚躍惟萬物之幽贊曾六年之不若陛下宜以大寶加明號其龍之興乎天子方辟  
容遷慮卑聽深視答神祇之協謀討經藉之遺美於戲軒轅氏聲疑元扈就希虛者莫如  
佛之寶也推大聖之蘊超衆妙之機則道方於權智成乎真實修心觀心惟凡證聖卽色  
非色惟覺悟迷小者得其小大者得其大藥草之喻是也有者見其有無者見其無露泡  
之喻是也使般若之門隨方而啟仁壽之域舉代咸登用於國家六度齊行於人倫五常  
等豈與夫太后好道而黜於儒曾孫好刑而雜於霸朕當究登庸之休瑞詢住世之宗旨  
衆生未度而度之百姓有罪而罪已宏風而共貫興化而致理以助天之子人乎因制天  
下州盡置大唐隆興寺陝州者以崇福爲之寺則唐武德中所創昔王業始基宜於百億  
故俟福之宏暨帝圖中缺躍於九四故見龍之興此有前聖之兆後聖之徵也徒觀其阿  
河疑作山豁險當砥柱之湍瀨城雉紓餘瞰崤陵之風雨蓋朝宗之次行在之宮三輔齊劇

隣其左二京分政出其中斯何壯哉郡國之雄也先是香塈之金布之神祚之福護之千櫨疊映萬楹叢舉含真珠之赤光帶瑠璃之紺色般般遠矚奕奕增新紅電生於樹杪星漢拂於樓間謂須彌邪現空而隱半謂兜率邪住世以臨下如有待者塔廟之靈乎上有清洛而西顧經翠巖而北指七聖不迷百神咸扶旌迴守塞輦過閑田吟邵伯之甘棠追漢仙之結草勿剪勿伐口有聲而在風曰希曰夷豈無寂而觀妙孰若此寺崇大法之本協中興之符致於閑安得所饒益爰發中旨出五綵綉及金銀以寵之後庭則雜於四時其布惟五內減則錯於三品其功用六飾紅玻條紫磨瓘綉色涵鏡光分身應矣金相觀矣雨諸天花隨慶雲而歷亂作諸天樂混清吹以參差善哉彌勒降梯育王讓坐弗之比也當月宇披露門注明毫晞淨目者駕肩而湊接足而禮猶稻麻之與竹葦墨黑之與針鋒稱三自歸獲四無畏大德君瑤君愕兩禪師上座慈郁維那道休二法師神入於定力思用於塵勞泊其慮也寺主靈觀上人樂說多聞辦才強學焉可淪以愛染撓其情也亦有廬阜之寄儻冥於隱迹剡山之期或褫於襟帶每至斷三苦絕三流止六衰禁六賊修善明之願則罔不偕唱須達之祈則罔不攝受龍王之泉則罔不捨自非淬慈劍破魔邪魔勝福舉口正孰能臻於此矣前刺史東平畢使君名構字隆擇忠謇士也清心勁節祇

服文藝故其臨事天下謂之直臣今刺史河南元使君名澹字行冲精粹士也正辭邪道研幾禮樂故其著書天下謂之良史朝請大夫行陝令清河崔君名昱字盛緒長仁合義睦而奉姊晉國變事<sup>當作姊用</sup>郭奕之儔也友以爲兄魯恭之匹也故其虛心應物理家移政則太守樹風以養之宰君承流而廣之始乎精悉終乎惠愛務勞勤而歸厚懦姦慝而寡悔寂則旁通誠則圓對斯並倜儻卓犖殊尤絕倫者盍務之哉郡有張士龍王忠誠侯元嗣郭琬袁休王方等修業諦聽感緣信受應乎千里聞於十室皆以爲周錫王命而藏大鼎漢振天聲而樹隆碣况探密記指元符轉聖輪道皇極使雕篆之辭缺則莊嚴之事耿云何以觀人世殿我邦乎遂載諸厥中宣此偈曰

賈劫聖惟法王吾君子與巨唐應夫符契而後翔龍圖永象教昌清燬宅接通莊列旋題崇寶坊翠華轉河之傍青蓮降陝之鄉河之水幕榮光陝之路蔽甘棠東洛邑西咸陽望巡幸驩且康歸調御福穰穰

按舊志載此碑事則獻媚武后義則佞佛而詞屬排偶鋪敍亦涉闊冗特以寺在陝境而頗與張說當時號爲燕許大手筆相傳已久不敢遽刪耳

周故太中大夫使持節守莊州等一十二州諸軍事侍莊周都督上柱國常府君墓誌

銘并序

君諱懷龍字倩其先河內生也遠祖因官於陝今爲宏農陝生焉自謀開莎瀚蘇屬因爲之來歸道振郡闢晉高帝於馬下拜其後英奇繼出卿長相趁曾祖彪字文朝馯州弘農縣令水鏡澄明風琴成韻固以關河藉響邑里興謠祖仁唐檢校汾州判史雄藩所寄賢牧攸膺化掩甘棠恩流美稷威德必祀餘慶斯鍾惟君少而英晤長而雄傑因楨靈構將昇烈鼎之榮門閥是資慙廁負戈之列起家左衛勳衛然則羽歸求試文武雙兼終軍好奇謀猷譎起由是榮階屢踐王爵驟加屬夫北虜尙驕南庭東鄰鎮茲邊服杖彼雄材粵以望曆元率九匝四◎皇朝祿太中大夫使持節朔州諸軍事守朔州刺史兼知營田事大武軍使又除嵐州刺史岢嵐軍大事掃胡塵而深入持漢節而橫行雖李廣臨邊射雕息其殘孽郅都作郡刻象讐其餘威對而爲言彼多慙德尋稽莊周都督悲夫陶公入仕靈鷲羽翼之祥聲伯從軍奄屬瓊瑰之夢以長安三率歲次癸卯正匝癸亥朔卅◎壬辰薨於嵐州之官舍春秋七十夫至潁州郡君陳氏光流夜匝彩縟朝霞始悅乘龍先從隣駟卽以今季十匝己未朔十五◎癸酉並歸葬於陝城東信義鄉之原禮也丹旌啟路縞駟橫阡周勃之簫屢斷山松之挽難前嗣子文貞敬隽貞石式紀幽泉其詞曰

維漢及晉英聲遠振銅印金章奕葉彌長顯允君子膺茲寵光方看出牧遽切云曰  
其一  
粵有賢妻歸於上哲行欣舉案奄嗟同穴樹迴風悲山長霧結俯泉塗兮勒美庶蘭菊兮

無絕

其二

弟三息元憲妻趙氏禮葬也

長安三率十四十五◎歸葬於陝城東信義原禮也

按右石誌兩片俱方二尺九寸五分蓋正書大周莊府都督故常君墓誌之銘每字約六寸大誌文縱橫每行皆二十五字大約寸許常懷覩本非顯者仕於滻昏之朝其事亦無足稱間用武后新製之字未署撰者姓名現存民衆教育館視爲古品姑照錄之

唐召伯祠堂記 房次卿書

賈至

唐陝州鐵牛頌

乾象元地勢坤稽謀惟觀察孰見元善利物純陰驚而不仁坤順爲牛或剛克以殊用彼見於陝郊者其陰驚與其剛克歟寓精堅強壯趾慎固內習坎窔外形端倪居於道周敦兮若樸謂爲首匪如山之狀謂用角匪如栗之象曾覽古史罔徵其由深不可識孰知其故吾將本自然歸神功豈謀人力役鬼傭或東臨周畿西盡虢略載厚地而莫聳振長河

而不崩向使非神或微憑子之力則城復隍矣人其魚乎乃詢耆耋聽輿誦僉曰此之鎮其日固久人由是恬恃物由是生資嘗欲掘地及源以觀其徼庇徒執用大臻于茲橫縻林縛四進雲鍾尋下體之極達純陰之精其于退諸泉而入于穴俾圍木靡拉懸組絕縋既致乃穿其見如初五丁力拔而不及方舟鎖曳而奚可虎無所措其爪猛焉能噬兵無所容其刃投豈皆虛鏽鏹行人無住蒞下當函關之路望若隨仙俯桃林之墟時得歸獸若以匹敵必于其倫則長蛇遶闐風而周巨鰐負蓬萊而抃可明徵矣且察內以外觀遠以近在端鉛而未固未可量也亦何知不磅礴數州之間日用有迷其力矣夫能利於物帝之念擇善而爲臣之忠是以我國家咸秩無文發天使以祀我明牧謀始有作招墨客以頌頌者誦也容也誦令德昭厥容冀穆如清風敢刊之貞石頌曰杳冥精兮混茫氣凝爲伏牛載厚地巨靈西掌屹聳巖長河東流泙沸渭堅立不動神之至層城固護人大庇德合無疆其可旣昔人無述是志末句似缺一字

按鐵牛之說考古家最屬迷離而究莫得其真象要之謂以金鎮水者近是茲特登此頌其餘詳見古蹟然未見其石故書法無從論焉

唐盧奐廳事讚

唐明皇撰并書

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內存匪躬斯爲國寶不墜家風

見集古錄得御筆而刻之在當時極爲榮寵今亦但傳此文以爲美談而已

唐贈幽州都督吏部尙書姚文獻公碑

胡 略

夫應順相成君臣有待豈不以參庸□□□□移屯易闕不可以不臨山川不可以不守於是開分都野對父天人高爵命於儀刑大雍熙於品物五侯九伯公實當之公諱懿字善意其先吳興郡大姓明考以宦歷陝坼遂留家於硤石也昔有虞惟舜其姓惟姚欽若神明蓋云祖始子孫蕃邈而迨於茲曾祖宜業陳征東將公祖安仁隋青汾二州刺史遠圖膺錫大名垂休父詳隋懷州長史檢校函關谷都尉煬帝誥以武能守於交險高門晉燭何鶯賢之紛光哉公都尉之季子毅烈昭融蓄大容遠藝工非習學達無師燕雀咸和鴻鵠自若以待奮也年十八屬亂隋無鶯羣盜生郊授公本縣令以先人步曲少用輯甯太宗濟河聞公名密遣相詔公商於州將曰王充非主天命在唐宜速舉衆以應義不爾恐貽後憾因間道入謁高祖嘉嘆者久之乃降賜墨書金帛以此閩州離患太宗東伐王充授鷹揚郎將長沙縣象水陸道摠管洎賊平將籍議功有妄譖者云文曾通僞鄭因見疑黜又以明略用多每爲朋儕所忌乃築室於硤石東北重崗之曲將以道德幽棲高尙

其事右二陝左二陵北河南陰南山北趾中養浩氣外衍遐風紫芝淹留赤松不返俄而  
貶授晉州高陽府折衝都尉公抗疏自列謝病而退乃除常州長史亦堅以疾辭尋除硤  
州刺史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公舉兵察按百城導濟江門茂育雲澤龍朔初印蠻作梗乃  
除公使持節窩州都督公正以訓吏嚴以蓄戎不罰而懲不戰而服能以殷遠壽以衰遷  
啟全告終返真於始以二年十二月一日終於官舍春秋七十有三嗚呼哀哉以三年七  
月十五日藁葬於硤石縣安陽之原未備遷禮也公門傳孝義代蒙旌榜至若鷄鷺家禽  
牛羊圈蓄互以相乳不限所生豈非明德繼修應形殊類也公青雲誰與自日相隣武傑  
文英幽深天理孝原忠極保合神庭餘力所存致心無害雖五善三變窮妙曲成藏器待  
時移官於位乃作藩翰以制要荒結之以誠不以言震之以威不以暴遠夷交順羣物繢  
熙而存立大功歿昭餘訓豈無明主而有遐遺命矣哉公初娶張氏李氏並早殂歿後娶  
劉氏累封彭城郡夫人則隋左常侍降之孫唐襄州長史志達之女今紫微令崇故宗正  
少卿景之母也夫人于資福祉實受四德待行三從及嗣祇先導後在國成家二子少孤  
一門所恃長幼咸若禮訓所陶出有庶官入惟丞相乃敷皇極遂廣人和至矣哉蓋由內  
則有方外成其大而况乎衆姜羣婦罔或不宗於休夫人豈古之明達者歟神龍二年四

月八日終於洛陽慈惠坊之私第嗚呼遺令曰生以形累死以魂遊然事尊在冥無遠不至何必合葬然後爲禮昔邴根矩沐德信並通儒達咸以同窆爲非實獲我心當從其議無改吾志爾惟孝乎今爾可於龍門山外用爲窀穸冀惟家園以慰吾生平之好耳崇等敬遵遺旨以景隆三年歲次戊申九月庚寅朔十五日甲辰葬於萬安山之南陽令公純德佐時高堂生感永思不待長號罔極以爲東塋已畢西兆未殷占考歲辰奏加封樹以開元三年歲次乙卯十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薨徒有作初景隆年以時宰先人特制追贈幽州都督而神道貴靜元宅不移重廣冥城因成象制天子於是乎昭寵大臣追崇舊烈又制贈吏部尚書謚曰文獻公命五品官一人監護賜米粟各三百石絹布四百端疋庶事官供特令優厚蓋念功悼存發榮而資哀者也版築相麗貢飾其儀豐不近奢薄不傷儉名山大谷異勢盤紓密廣重墳靈祇式敍是惟幽極可以永安撰德昭文長垂不已銘曰

氏原德先裔裔綿綿曷時無雋曷位無賢重象曜質紛紛秩秩潔齋相享休復於吉篤生伊人文獻非他我生則辟天爵云多粵有符彩甯施琢磨英圖烈烈利用峨峨瞻天歷象謁帝關河庸勛遠大錫命駢羅行行駟馬作藩荒坡彭城夫人爲範陶均政閑誰蹻時修

育物陟遐未窮長冥不復慈告式明卜宅離塋東畢西賁幽封大成尊尊孝子昭發家聲  
按此碑在張茅西南二里許墓前開元三年徐嶠之奉勅書碑高六尺寬三尺字共排  
二十八行每行五十八字筆意介儲虞之間蓋嶠之在當時亦最工書法者也額係篆  
書大唐寫州都督吏部尚書文獻公姚府君之碑文獻公崇父也崇既爲相歿後實葬  
洛陽故張說所作之表則入文徵

大唐陝州先聖廟堂碑文

并序

朝議郎行陝州司戶參軍事田義暉撰并書

蒲州杜元貞鐫額

大矣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粵若玄不代乎蒼故時不階其  
用業方鶩乎霸在政莫由於理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也英華久凋傾枝將墜會聾而鼓  
不陳則行我夫子負道遑遑無所鉤用者曷足病已夫子孔氏其先黑帝子本殷人遷於  
魯弋尼丘山以丘諱字口口誕彌也握文履度建珠含則衡相月角河目付唇骨法紫宮  
貌類黃帝年十有五而志於學貧無口材修業伯陽訪道德之原考廟朝之則金人未毀  
覽誠口之銘宥坐斯存識誨盈之器易曰君子學以聚之間以辯之斯之謂也三十而立

其道彌尊蓋有不墮山不直地摶衣而至者三千人矣求也退而是進由也兼人而抑伯魚問學喻翟葦於汙池端木求知恐妨生而遘死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斯之謂也若乃觀易兩卦喟然不怡論詩六章惕焉知懼隨黃口而羅者得勉以慎從亡著簪而哭者哀旌其念舊欲給則豫偃也之行得之獨居思仁縉之行也由此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斯之謂也四十而不惑必聞其政故其參委吏會計平掌乘田牧畜息中都制法則諸侯畢師攝相登庸則敵國咸懼七日而殊兩觀一言而毀三都遂返龜陰之田克殄倡優之樂易曰君子以明罰勑灋斯之謂也若乃翬裘韻芾化未洽而謗流章甫襃衣政旣行而頌作弱陪臣而強公室登泰山而小天下雖復齊人來遺仍察政以少留及夫魯不致謫遂拂衣而高逝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斯之謂也五十而知天命遂能原物之情嗚呼道之得行也命也曷吾道之不行道之將廢也命也固斯文之未喪乃自衛返魯刪詩定書制禮作樂述易修史故其溫柔敦厚以極指操之情也疏通知遠以推馳驟之迹也恭儉莊敬備周旋揖讓之容也廣博易良明綴兆疾舒之節也屬辭比事褒貶口口之功也潔靜精微範圍乾坤之化也用能極乎天而蟠乎地窮乎性命而通乎鬼神易曰君子以反身修憲斯之謂也六十而耳順遂知口物詳夫天殃所及先陳魯廟之災土怪攸興冥

識季卿之間辯防風之巨節吳使嗟稱稽肅慎之遺磬陳人悅服顏回不貳吾亦食而無疑商瞿必昌爾詎勞乎更娶齊禽弋舞聞備水之謠趙犧其口起迴輿之操月離於畢既應之猶響萍觸於舟果食之如蜜石函金簡豈謂赤雀之符縹筆單衣方陳紫麟之典易曰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斯之謂也至於懷骨附之交口萎蘭以滂沱口禦侮之交聞震雷而惻怛重五教而垂範含萬物而化施人到於今訓其成式故能酌焉而不竭注焉而不滿苟非聰明睿知達天德者其孰能與於此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斯之謂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故虛以受物貴而下人惜其齊餘享以仁人之饋嘉其美沫喜當廟中之食請口主之諛引咎於項童聞口官之名訪學於鄰子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斯之謂也若乃言而不用莫顧廩丘之封命則未亨詎免匡人之厄諱窮久矣而不免者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者時也易曰君子以理曆明時又曰不可榮以祿斯之謂也雖復春居龍兮夏居密秋不風兮冬不煬閔逝川兮若斯歌頽山兮何及越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尼父卒凡享年七十有二嗚呼哀哉門人追在三之義盡心喪之禮封爲馬鬣葬於泗濱公西掌其凶事子貢廬於墓側若乃平鄉聖跡金口仍聞北里神塋草萊自闢噫夫夫子歿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周日陵遲漢未暇給是使邊豆口簋將涸

源而不流王戚朱千若顛木之微口口乎恭王壞宅得其藏書於是乎夫子之道粲然永  
錫罔墜者矣於戲棐迪有位示人口範典墳之迹孰濟生人由後之君或配其宗名或崇  
以寵秩故孟堅頌漢述孔相之休丘明志魯傳素王之業又孰知口是非哉劉氏以褒成  
恤胤曹王以宗聖開家自時厥後享祀罔絕陝州孔子廟堂者後魏恆農太守劉斌之所  
建也劉君在郡有政理故其柏樹數株尙青青焉我皇唐御歷一百餘年神武開元茲惟  
四載創則而聿修王度厲精而恢復帝業彌文闕職咸秩廢典敷德以柔遠宣慈以和親  
故其神功滂洋蒙葺陸梁魚頡而鳥頑靈化翕赩旁魄四塞刑清而訟息矣銀青光稼大  
夫使持節陝州諸軍事陝州刺史上柱國金城郡開國公姜師度惟兌之精乃台之耀門  
傳義窟家口孝口又口包六氣之和口信摠五行之秀才優武庫當朝服元凱之名時號  
智囊百代識文強之價一臺歸妙始含香而握蘭獨坐生風更避車而住揖法河應拜充  
物國泉咨岳累遷滿贏人望由左縣而轉扇感蜀吏之追舉指分陝以塞帷見虞童之迎  
拜昔河內取給司徒受委於東京關中是資相國轉饋於西漢非夫寶口邦本功濟人天  
疇能比庸允光僉屬且夫陝者陰晉之鄙寧秦之郊泛舟而來控引淮海漕粟攸務糇糧  
軍國又關者近鹽之邑醞人廢常賓祭之用仍歲靡給自公戾止允釐庶務用能美利紛

集羣綱備舉上資京口旁通鄰國矧封略之內而有不富教者乎爰初下車顧問儒林郎  
守博士口備本曰夫化人成俗者其必由學乎若函丈之義不崇則子衿之詠攸作彼楹  
宇之口毀當修葺之修本口詢事考言庀徒涓曰而梅梁口口丹輦堅茨藻賁壇亭周列  
槐杏雙童夾侍宛然叔仲之容十哲旁羅莞爾言游之對中散大夫守口馬黃口順議大  
夫行長史盧季珣口議大夫行司馬趙慶逸並鸞鶴羽儀珪璧符彩光影迭耀別乘聯輝  
朝議郎行錄事參軍李瑱司功參軍楊淑司倉參軍楊寧司兵口軍李和仲司口參軍琶  
具思司士參軍甄茂成參軍事李直蕭誼楊絳崔口等竝因陪祭上丁肅稽洪烈乃颺言  
口口則甘棠蔽芾邵伯之所存也魏則茂栢森沈劉君之所藝也今則崇廟象設姜公之  
所訓也而三賢異口萬古所風口使懿躅空存芳名永缺式口貞範猥及庸口口口難言  
口焉競懼徒口服勤訓迹二紀于茲口備口聞敢爲頌曰昔在黑帝感徭光兮口蜺貫月  
誕幽房兮惟我口祖玄禽翔兮授命必口降口商兮父嘉口口口族昌兮口于萬年必有  
光兮固天將聖不代蒼兮爲漢制法闡文章兮帝道喪矣霸道強兮乾坤不交小人長兮  
其誰宗予遂遑遑兮鳳鳥不至麟亦傷兮述明六藝爲紀綱兮身歿道存名口彰兮永垂  
代式謂素王兮泗濱旣葬水泱泱兮何壹男子上吾牀兮我壁有七張伯藏兮萬代樂雅

口口香兮昔邵分陝坐甘棠兮惟劉典郡建廟堂兮歲不我與曰毀荒兮載修載葺我公  
姜兮威儀象設則平鄉兮鬆形藻繪旣煥煌兮乃刊貞石頌芳芳兮今來古往永無疆兮  
開元四年五月一日立

按右碑在今文廟農林學校後屋高四尺九寸兩正面各寬二尺九寸共五十行每行  
四十字兩側面各六寸五分各排字四行每行三十九字筆畫間有剝落漫漶之處書  
法屬隸筋骨秀勁頗入規矩額係篆書大唐陝州孔子廟之碑九字末尚綴許多微職  
而字非一手義無所關故不錄

唐觀世音菩薩造像

右佛像在溫塘村南幽際官內署大歷九年歲次甲寅六月戊辰朔十五日壬午金紫  
光祿大夫陝州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陝虢觀察防禦轉運等使上柱國邠國公皇甫  
溫行春近縣覽古茲地此山陰石壁可追可斲奉爲國及先亡而敬造焉

唐皇姑寺鐘刻字

肅宗之女代宗之妹

按此鐘在宮前鎮西十里山內蓋公主當時嘗修行於此歿後營葬建寺以供香火而

鑄者也

佛經石幢

原在北城牆窯內現移民衆教育館石高五尺共八面每面寬八寸第一二兩面八行第三面九行餘俱十行每行七十二字楷書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全文每下面各刻其像署名供奉人首爲講經律論三學兼主院沙門弘表次女弟子侯氏閻氏新婦利氏張氏李氏女元娘子女容娘子男宗武宗敏宗禮弟子支士寧支朝等似一家人率其男女老幼所爲末刻唐大中六年五月十八日建則是唐之末造與慧琳一切經音義所記儀鳳垂拱永淳年間屢次翻譯者不同其經文係通行之本無庸錄載而楷書頗遒整供奉人亦屬迷信特千餘年之古物自可寶重也

宋混元圖碑

按此碑在縣南門內佑德觀左旁據舊志觀建於崇寧元年後代屢經重修而碑植野外字磨消不可認

金重修陝州故硖石縣大通寺碑記

隨使押衙充鎮遏使關昭素撰文

鄉貢進士河東條西韋良臣書

佛本無爲因法所以彰其號法非有相因佛所以立其名是知佛自法成法從佛出非佛無以助興王化非法無以濟度衆生以至大設仁祠使釋子有歸依之地廣和像教令迷徒生開悟之心惠劍揮而五蘊空甘露灑而六根淨神通應念聖變隨求而苦海之舟航作唇衢之燈燭大哉斯道胡可比焉此寺者按古記是唐公主自後周聖歷年至唐開元歲三生之神化所修也是年二月內勅賜大通寺額亦猶威誓彌堅良緣始就環長廊於四注敞正殿於中央危樓聳拔而凌雲大像光明而燦日過客疑化成淨土遊僧想悟至祇園若非事契冥符寺興勝地何以越成壞空之刼相好遐存經刀兵水旱之災縕徒無撓唯三生之至願雖百世而可知寺之四隅而多嘉致名峯若晝南金鞍而北大通古跡可稱西安昌而東繡嶺川若含珠而迦媚山如蘊玉而徧滋不有高僧何居此境先寺主僧智詮本同緣會首獲住持鍊蜜行以求真運慈心而濟物次及僧普普至道本本至知誨誨至德顥皆修焚堅固灑掃精勤旣道德以相承乃傳持而可久故得府城士庶咸傾敬仰之誠縣邑檀那盡起歸崇之懇寺主僧德顥淨名跨世高道出塵早悟大乘不拘小行究虛幻而非實知空門而是依心真唯護於戒珠果滿定成於法器屬世宗皇帝萬機

餘暇三教俱崇慮佛宇以濫營藏否易混恐僧流而私度隱惡難知乃勅下諸道州府縣  
鎮村坊應有勑額者一切仍舊無則便抑停廢纔布條章當明真僞墮農者因茲而歸業  
爲非者自此而潛踪遂使玉石有分蘭蒿不雜者也此寺以名傳往古跡顯靈因功德尤  
多殿堂匪少蓋詳依於勑命固合係於存留有以見公主之勝緣有以見顥公之至感昭  
素文非吐鳳名不動人幸參使於賢侯獲撫遏於斯邑疊承請託是述荒蕪聊記貫珉庶  
存實錄時

建隆四年歲次壬戌三月甲申朔五日戊子立石

主僧德顥

大金泰和七年歲次丁卯仲冬壬申朔

住持寺主化緣僧寶湛立石

按右碑高四尺寬二尺三寸共二十四行每行三十九字書法規模褚登善聖教序筆  
意而工秀可觀

元鐵人銘

葉平山

四明山人奉命知陝州入郡城見二鐵人東西拱立衣冠近古問諸耆老曰世代沿革罔  
知所自相傳以爲蒲之鐵牛乘水漲溢斷其繫順流東奔斯二人者逐牛至此遇人求牛  
之所之人有曰雖鐵人亦追無所及矣遂化鐵人而止焉今牛沉于城北黃河中流是其

驗也余聞之喟然嘆曰物理豈有是哉彼能化而爲人而至於此獨不能化而去於此乎  
是未得爲格物之理而謬爲無稽之言以惑世也是未知古聖賢之所以平五行以裁成  
天地者也夫鐵金屬土其母水其子也河爲寰內巨流其奔決潰溢神不可測粵自大禹  
疏鑿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後之賢者慮水復溢而爲民患也乃歛其母鑄成形體若人  
焉若牛焉牛利涉故鎮于河人爲物靈故鎮于岸水得金而不橫土得金而益壯水火或  
互質焉使子母相顧無奔決潰溢之患以定千萬古之州治者厥有旨哉噫州治之名無  
乃亦得於是乎嘗考諸字說陝字從阜從人而兩人舉袂對拱爲人形象人繇道中而行  
則二人字在左右其夾字之義明州之名陝良在斯歟去古既遠圖志不載固知始於何  
代製於何人又何必附會穿鑿而愚人之耳目耶耆老再拜舉手曰千載之惑一朝遂釋  
請公作銘用勒諸石四明山人遂爲銘曰陝州故郡背河而城甘棠宏農先哲所營二鐵  
人立對拱街楹訛言未化詎物之情我思先哲謀謨匪輕橫流洶洶薄岸砰濶推厥攸自  
庚金所生母誠在斯子敢縱橫迺鳩冶氏爍礦銷兵振揚爐鞴假威丙丁一鼓作氣百煉  
愈精溶液無滓模範天成惟牛利涉砥柱鏗鏗人爲物靈衣冠英英儼若伯仲無異弟兄  
鎮茲矣土相顧弗驚律叶夷則宿應長庚於萬斯年河流順平秦鑄十二漢立修塋無益

于世旋其摧傾豈若二者愈久愈貞百磨不磷三緘不鳴無濟於物惟郡之禎載稽字說  
因知陝名陝從二人意實相并左右對拱人由中行分明夾字取義相形蒼頡既往何人  
可評民言孔訛千載弗明後來賢者宜鑒斯名

按鐵人之說考據家亦紛紜不一詳見古蹟

元重修禹王廟記

中書吏部掾秋原白先覺撰

湖廣行中書省掾王震書並額

陝之西矩城一舍大河之南漾堆之岡故有禹帝廟蓋莫詳其始所自立歷年深久風雨  
踰圮時在丁未居民王氏鍾者俾二子立善構後前兩殿而新之越三十五禪歲居辛巳  
廟貌復斂善妻喬氏飭子誠荐新之口口有三載至元甲午誠以喬遺命欲樹瑣珉以詔  
於後偕兩兄順德甥張斌謁文於先覺夫鐫功銖跡懼湮沒而莫之表白者必假文藻以  
鳴於世大禹之聖先乎三靈之上涵乎八紜之外詎恃金石然後尊嚴不顯哉雖然義不  
容默索梗概以揭之其道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鑄之於虞書其德則配天無極明遠不  
爽美之於左氏其仁則貫澈幽微惻隱泣辜論之於唐史其義則兵伐共工公行天下議

之於荀卿若乃東膠養老學校教命敷於四海昭其文也董之用威舞羽兩階有苗自格  
彰其武也統一憲度殺伐防風遺骨專車明其刑也會朝俠衛會稽塗山萬國畢至立其  
政也至若孔子言杞不足徵而季札觀舞而歎緣人情而制依心性而作修襲口益天下  
治和斯禮樂之著焉皋陶任之而職業修舉章亥用之而地理混通邇者親其善遐者慕  
其德洪範九疇天乃畀錫是彝倫之敍焉傷父功之卒弗成操橐而績其業胼無肢脰無  
毛櫛髮沐浴手足胼胝面目黎黑此勤勞之備焉放洪水於四海驅蛇龍於遠垌開九州  
通九道防九澤度九山懋遷有無蒸民乃粒茲功績之巨焉嗚呼前代帝王盛德大業寧  
有加於斯乎所以天子口之不爲過黔首祭之不爲僭宜乎終享古之通祀也先覺旣書  
其事又作迎送神詞以遣邦人使聲於廟犧牲碑其迎神詞曰皇胡爲兮河之濱翳方林  
兮瞰長津渺故都兮山北眷此土兮忻忻皇之仁兮高厚畀元元兮旣壽且富沛皇澤兮  
橫流暢威靈兮如舊桂漿椒酒兮歌贊侑嗟莫報兮皇之祐皇欲下兮儼相羊烈風雷兮  
彌晝其送神詞曰馭長風兮載雲旗皇降集兮巫忭嬉潔樽偶兮瑤翠皇倏返兮何歸翠  
旌兮口蓋龍駕兮天外鞭赤豹兮笞白口紛羽儀兮曉謁庶皇輿兮時回予我民子兮不  
窮以愛

歲大元國元貞元年歲次乙未中元日

主簿兼尉並管本縣諸軍奧魯李仲庠

陝縣典史南瑛

敦武校尉陝縣尹兼管本縣諸軍奧魯勸農事馮輔

進義副尉陝縣達魯花赤兼管本縣奧魯兼勸農事拈本迭見

按此碑在城村禹王廟民國十八年冬爲兵燹所毀碑立荒野風剝雨蝕致有數字殘闕而文義古奧通暢後載各職亦可見當時官職故備錄之

元陝州重修廟學記

陳 權

鴻濛肇判兩儀立焉聖人出而爲億兆之君師繼天立極垂世設教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人也吾夫子以天縱之姿生乎周末接道統之傳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如易之十翼詩之咏歌書之訓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樂之威儀節奏刪之定之贊之修之百王憲章至此而大備三綱五常之道至此而大明繼往聖開來學其功賢於堯舜者猶信所以萬世尊仰而敬服之噫非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孰能與於此哉左氏稱仲尼素王唐曰文宣宋曰至聖以王者禮祀歷代褒封尙矣皇元龍興冠以大成二字

可見崇德報功邁乎前代猗歟休哉繫陝之爲郡也居驛程之衝署政者日以供給爲事廟學荒涼漫不加省徒有燕麥兔葵之歎走自下車以來日漸修葺一時同寅協恭者僉謀又同因命學正范伯亨董其工儒籍多士助其役增廊沂二國公於左右以正昭配之義殿宇神門講堂齋廡補其缺漏暨聖賢章服重潤以采色始於至順壬申之夏落成於次年之春凡十閱月輪奐一新諸生肄業者彬彬然庶幾禮樂之風復見乎甘棠之境走忝提調之職以此而塞責可乎雖然此其大略也若夫春誦夏弦教誨涵養而有緝熙日新之功俾俊秀之士登瀛洲步玉堂開陝風氣之先者後必有其人焉姑記於石以俟來哲

按此碑高九尺寬三尺六寸共十二行每行四十八字書法學柳誠懸勁健蒼古所謂心正則筆正也

明重修崇福禪寺碑記

沈詔

州治東五十里有寺曰陽山實名崇福古名刹也面屏靈山背倚繡嶺聖塔之峯峙其左橐澗之水環其右翠柏森鬱以映前綠竹扶疎以掩後山麓有泉清流澄澈綠竹引之以入庖廚開渠導之以溉田園誠希世之勝境也考諸郡志則寺之創始於唐開元四年僧

寂公重修於元泰定二年僧知覺雖屢遭兵燹幸未罹災害至我朝洪武辛酉住持道嚴更營後殿永樂丙戌主僧口添復建天王殿並塑以像其興功雖有先後之殊其用心未始不同也柰何歲月既久風雨侵凌上漏傍穿不能無壞寺僧甲乙相繼焦心苦力以成就之是以奉佛之殿演法之堂懸簾之樓居僧之室若山門庫院齋屋庖廩咸以序爲莫不極其堅好至於佛菩薩羅漢護法天神雕塑藻繪煥然聿新僧佛之供器物之需織悉畢口則見單鉢趨庭鍾魚答響燒然壯觀將與名藍望刹角麗而爭華矣一旦住持廣議謀於法嗣法清曰吾儕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優游卒歲是皆佛之力也今寺苟完成可再繼續使無紀述以示方來則寺之沿革興廢皆無登載於是清堅迺心力捐資招匠採石礪碑於殼陵之北距寺遠且七十餘里山路崎嶇人力寡少弗克造寺乃列狀州大夫王侯等允其請僉曰善事宜佽以力遂命破石張茅兩遞運以共成其事是歲午月朔吾友致仕陰陽典術趙公錫偕清來徵余爲記余惟創始重建修廢舉墜固存乎人若紀功述事示遠傳久非文又豈可乎今清領師之命以立石竭已之誠以求文其用心可謂勤且勞矣故予嘉其知所本而急所先務也非明理者其能然乎使其不然則茲寺形勝之名多人修建之力不至於泯滅者幾希然此舉也非謂誇耀於一時蓋將其待教基上並鴻

圖至於億萬斯年而海隅含生之屬永有依怙其營度之勤構繩之美興復之初可得相與保守於無窮焉是爲記

大明成化四年歲次戊子某月某日立

接此碑高四尺三寸寬二尺五寸共二十三行每行四十五字文稍欠雅馴字尙整飭可觀

明重修陝州城隍廟記

許讚

昔我太祖高皇帝繼天作聖戡亂立極四海既同大陳綱紀洪武二年命官釐正羣祀諸不經者一切報罷而獨於城隍之祀乃並躋於岳鎮海瀆之列自兩都以及諸府州縣莫不嚴其廟制時其獻享凡官於土者誓於斯而後蒞事或有事於川及厲則皆移神以主享之而誓辭祝語又出於高皇帝之御製崇祀之典可謂切至無非欲協神明之德以邀惠於黎元且以致夫厲民者之知所戒也神謨聖慮淵乎微矣陝州故有城隍廟在州治之南歲久積朽不堪妥神嘉靖丁未劉君陽舉廢張怠期年政通以其間謀於僚佐曰茲廟不可緩也顧官帑久虛民又貧吾儕當圖之於是與同知徐君鍔判官陳君邦政黃吏目秀各捐俸銀若干屬省祭官史渭鳩工重新之遠近聞者翕然趨赴財力倍裕自後堂

東西廊及坊垣培砌更以完材飭以丹繪又甃作寢宮以棲神起樂樓以侑享帷幕供器無一不具經始於嘉靖丁未春三月訖工於戊申五月俎豆有嚴神人胥悅陝州人士因典膳官陳章徵予文紀其事予惟城隍之祀莫詳其始唐李陽冰作緝雲城隍記謂祀典所無惟吳越有之後之儒者以其不見於經多有異議予以爲不然夫聖王之制祭祀也非祈則報皆以爲民而已矣中霤小區五祀是崇郵表何能八蜡不廢矧惟城隍之重奠安寧庶捍禦災患鍾靈肇慶其有功於斯民者可易易言哉嘗考唐成都城隍祠爲李德裕所建而張說亦有祭城隍文則是在唐多有之不獨吳越爲然又蕪湖城隍建自吳赤烏二年其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皆書于史是其來已遠又不獨始于唐也宋元相襲其祀徧天下或頒以封爵或指爲某人牽合猥襲不足爲法自我太祖釐政之後義旣備而禮始周一代令典遂爲百王之定論誠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嗚呼休哉雖然神也者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使爲郡者平其政以及其民而神又綏我百福以佐之其爲郡者又虔其秩祀以答神休幽明合德咸順其序俾疾疢消生植遂薰爲太和以助成我聖天子太平無疆之治是豈特爲郡者之光其爲神之光孰大於是此固聖祖神道設教之機衡也敢衍之以祈於神以告于後之司土者是爲記

按舊志載此文論事理極周到而徧訪不見此石恐當明季闖賊蹂躪城池失守此碑已無存矣因義關勸懲故照錄焉

明陝州重修儒學記

彭範

皇上應運中興不闡文教爰著敬一箴頒布天下學校建亭其上俾士子誦習大哉王言誠綸綺之懿旨而存養之模範也陝州向豎於明倫堂之前蓋撤儀門而爲者往往監司郡守詣學由左側曲折而入博士以鼓徵學士趨踰無階亭顧蔽於其前甚非所以崇聖制而欽時命也己未夏東莞世庵鍾侯來刺郡事視學之日卽顧郡博涂君天爵司訓宗君鑑吳君延年曰論政在識其體宣教莫先於學惇風育才務斯爲急今博士橫經倚席而堂陛鞠窒匪階而入向往奚自陝之學吾惑焉矧規諸術者之說塞竇夷衢亦非所以造士也諸弟子員皆拜曰作事恆疎于慮始襲常每憚于變更非達人大觀孰能開發其蹊徑指迷途於既往哉願撤其蔀而通其明竊欲知所從入也衆議僉同乃以聞巡撫張公代巡孫公藩臬亢公朱公張公林公咸報曰可於是規度惟詳畚築咸備擇堂後隙地一區改建焉侯憂旱適疾復以俸金二十兩建議儀門三楹再以餘貲新堂齋號舍經始庚申八月民樂於趨事至歲杪落成學門廓如通貫開朗官師修職士子講業綸音高拱

序序改觀熙熙如也學官弟子謂此興作大役也不可無記以昭永久介郭生元性張生炳徵記於範範讀春秋見魯僖公修泮宮復闕宮史克作頌至今稱爲賢侯此其故何也蓋離經以辨志敬業以樂羣博習以親師論學以取友知類以通達強立而不反斯學之所由成也故曰採芹泮水魯之所以盛也青衿城闕鄭之所以衰也明興適一元文明之會罷辭賦崇經術陶之以學校聯之師儒羅之以科目士生斯際非不欲附麗於青雲也顧居業之區塞遺而不昭通其奚以自振哉維侯初蒞陝卽屬意修葺之顧未信而勞民義有所未宜也是故慈惠以立政敷教以崇寬嚴法以弭盜平怨以治獄詰奸以禁慝黜舞文之吏振禮讓之俗省不經之費操廉慎之節期年郡邑向化有稱治之風焉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勞也嗚呼春秋重民力興復必書侯費財而民弗怨工作而忘其勞凡以急首務也故記之非以重興作也於一役而侯之善政可徵鍾侯諱元運字隆會別號世庵廣東東莞縣人

按此碑高五尺六寸寬二尺九寸共二十行每行五十四字書法學趙孟頫圓活可喜

明崇福寺碑

跨郡五十里之巽陬崇福寺也歲久而圯主者撤其朽飾其繪而勾言以記竊考寺剏於

崔儒秀

唐僧寂公其再草而新鐫易攷記也嘉隆而來年加補葺今復煥然爲大利矣夫寺塔至我朝而盛飛棟連雲金壁耀日藻繪奪天地之奇貢獻罄水陸之珍矣赤鬚白足之侶青眼碧目之輩禿髮披袒而逃賦租傳鉢說法而享供養矣或者謂沙門諸縉與塵俗無異障礙多方沉淪諸趣進無寂滅之歡退有生死之畏勇猛精進尙無其人解悟圓覺絕少其侶道眼難明四恩難報不如娶妻生子之有種族耕鑿供養之有君親但爾自他無間冤親等觀不作風波少生煩惱卽在家菩薩住世佛子矣或又謂佛法空相無我人衆生壽考之別今月面日輪紺髮梟層金色絳光萬字千綱三十二相八十等好未免着相也或又謂色聲香味眼耳鼻舌一切皆空今輝煌黷目靡非色也梵喚遏雲靡非聲也沉檀滿爐肴蔬列案靡非香味也菩薩飾以窈窕之容轉輪輒以好怒之形千手千眼三頭六臂則聲色眼耳復益甚矣真如原自非法而又有護法正覺原自無魔而又有降魔金剛獅子之惡相也而欲人去惡那刹地獄之不善也而欲人向善據文按說不得其的駿才逸覺少窺其室又何怪白屋農夫無名老叟薄知希向少發信心與夫儒者談道多始於牛首蛇身之聖還自珠衡日角之皇而標幟於尼山敷衍於思孟無不戶誦家傳以牴牾釋老試觀本原之祕真如之奧則無量以須彌納於芥子無鞅以聖化入於黍珠高厚功

業徵於無息同乎異乎二耶一耶世尊現希有事非限也說不思議非說也不微不昧惟  
微惟彰隱顯同條有無共貫境智偕亡權實並泯斯涅槃之妙用法藏之正眼迦葉笑而  
受之世尊不以語人者也蓋還原而觀萬法皆空憑虛而運諸境皆真豈有天人色相分  
別云乎哉以是知非法非非法之未始無法非想非非想之未始無想也因招提新果而  
並述之以語諸比邱焉

按崔公本忠義之士而論佛之中每發正義因重其人故亟錄之

題天雲寺

胡汝霖

暫到已陳迹復還如有音兩香滿臺殿樹色上衣襟僧得西來意雲知不住心先賢遺刻  
在名欲附碑陰

自跋云嘉靖己未五月余以巡撫甘肅之行過陝州憩天雲寺樹下行已數十武矣偶  
以事復還寺中得閱幸菴彭公所遺碑文因自識於此蜀左綿胡汝霖題鄉人持有拓  
本係臥石嵌於壁間字仿趙松雪圓活秀潤遂照錄之

清新建陝州尊經閣記

趙城

乾隆元年夏五月大臣建言天下府州縣學皆有尊經閣請頒發十三經二十一史各一

帙於省會府學令督撫如式刊印徧頒府州縣貯之於閣以稱廣厲至意事下部議以諸籍向有刊本莫若令督撫動帑購貯於省會書院及府州縣之有尊經閣者制曰可維豫省府州縣學百十有八而舊有閣者僅三十六所其無者皆不與頒發之列如陝州暫所屬三縣是也閱五年庚申京江張公以河北監司移節河之南而陝實爲治所公怒然曰直隸州與屬州不同屬州無書郡有書可求而得之直隸州儼然郡也以無閣之故不得書且並所屬均不得書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鄙夷之不與諸郡伍也是使方州數百里之內俱不獲與於稽古右文之盛也烏乎可爰首捐廉俸與州牧陳君力圖之且曰吾行笈攜有經史善本閣成他日當留以遺州之人士于是擇基於學宮之右築土爲臺甃以磚構閣其上閣凡三楹翬如翼如以耀遐邇工竣寓書請予爲之記予惟三代之時自黨庠家塾以達於類宮辟雍無不立學之地自國子至庶民子弟無不學之人自春秋禮樂冬夏詩書至三年九年無非學之時羣萃講習未嘗一日舍業以嬉噫何其至也延及春秋之季學校漸微然韓宣子聘於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而楚左史倚相亦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蓋法制詳明遺文具在雖歷世久遠而弗墜也漢承秦煨燼之餘羣儒掇拾補綴六藝復興惠帝始除挾書之律而成帝時東平王宇

上章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建議謂不可許是當時諸侯王國尙不獲頒書其  
他郡邑缺略可知唐制廟而不學宋慶歷始詔郡縣立學而未嘗有頒書至道中曾賜九  
經子史於嵩陽書院然亦僅矣自此以後猶幸剖劂日廣流布漸多然汗牛充棟購者不  
易士固有窮老而不獲覩經史全書者矣我國家文教振興媲美三代而經史之頒尤爲  
曠典乃豫省爲天中大藩際會盛事而有司拘牽每不能深惟德意夫書之宜貯詎繫于  
閣之有無乃他處之學閣不必以有書而有陝屬之學書並以無閣而無此無他刀筆筐  
篋之劇撓於外而計較銖兩之隱恠於中宜乎其若有所甚斬也夫學校廢而子衿諷  
宮修而泮水頌於是致歎於公之盛舉爲不可及而賢有司克襄厥成詎易得哉予承乏  
行省數聆公教獲益多多卽此一舉以觀公之用心微特彼都人士不忘公嘉惠之意蘄  
仰副聖世作人之化卽凡百有官君子當亦聞風振起而是則是倣矣是不可以不記  
按此爲臥碑廟於壁間寬二尺六寸長一尺九寸書法歐陽率更體

清重修文廟碑記

周全功

嘗讀史至宋太祖視學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於孔顏坐端令文臣分  
撰餘贊且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爲治之道未嘗不歎昌明聖學惟宋獨隆也

迨我聖天子御宇首崇儒教臨雍釋奠親謁孔墓創修闕里御書萬世師表扇額布發郡州縣學重道尊師超越千古且頒行訓飭士子文廣施啟迪徵拔宏儒一時濟濟踴踴人才蔚起唐虞之際於斯爲盛也予不敏恭逢聖代作人雅化幼讀祖父遺經謬以歲薦貢入成均因得覩辟雍鐘鼓之盛不禁觀感而興起曰國學之地立教之原也異日予得任長民奉揚教化舍崇隆學校更有何術哉既而筮仕三雲以九月卽官荷蒙特恩俾守召南覩河山環峙依然昔時畿輔之雄區雖兵燹曾經不無凋瘵而生聚教訓幾數十年土俗漸淳人文於變予深喜其地之易治而化將行也顧謁廟之日見學宮兩廡傾頽殿壁剝落啟聖祠榱崩棟折鄉賢名宦各祠亦皆毀廢無存不禁怒焉傷之而亟思有以興復之也適學使者徐公下修學之令予遂得與同官諸公薄捐廉俸並勸州之諸紳士量力輸將共成盛事焉鳩工於乙酉之初夏至九月而告竣夫處則裕內聖外王之學出則副先憂後樂之志者多士事也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則守土者與學官之責也至於教化立而風俗同反樸歸真上幾周召分陝之治以仰答聖天子右文致治之麻是予所日夕望之者也斯學之修所關豈淺鮮哉集資任事諸人例得列之碑末是爲記

按此碑高八尺寬二尺三寸共十七行每行四十八字書法柳河東體

重修河陝汝道公署記

歐陽永裔

國初沿明制設守巡道二員監司河汝一駐河郡一駐汝州維時陝在河郡所轄中旋兩缺就裁雍正二年改陝爲直隸州並分靈寶閩鄉盧氏三縣以隸之至十三年河東制府王公士俊以陝距省七百餘里南通江楚西接秦晉爲咽喉重地不可無大員以鎮因題請復設分巡河陝汝道備西面之屏翰詔曰可蓋昔之分爲二者今合爲一且移駐於陝焉是歲首膺茲任者爲文安劉公兆幾因察院行館舊址改建公署又添置書吏科房十六楹後繼之者爲丹徒張公學林大興王公錦寶應陳公大復俱循其舊歷今已三十餘年乾隆壬午春余由河南糧儲驛鹽道調任是邦見官廨半多頽圯不禁有傳舍之感乙酉冬方伯佛公德奏准借動閒款酌量興修計歲入養廉分年扣還余遂得而經營之庀材陶甓重建廳堂廊廡亭軒庖湧共二十九楹其餘若壞者葺之腐者易之傾者築之缺者補之纖悉拓撫既備既好工始於丙戌之季春三閱月而告成計費八百金有奇夫官廨者政教號令所從出之地也示方面之威望肅軍民之觀瞻皆於是乎在使聽其敝而弗修治焉則風雨剝蝕將朽敗莫可支其不爲蟻穴鼯棲者幾希卽其敝而新之在一振作間耳吁獨官廨也乎哉請以告後君子之蒞止者是爲記

據舊志載於金石今徧查不得其碑蓋屢經兵燹不知燬於何時姑錄其文如此

### 重修陝州試院記

何金壽

陝州界秦豫當東西之衝天下有事則先被兵每覽漢唐之季兵戈擾攘民無安居未嘗不慷慨歎歎以爲斯人之不幸國朝咸豐間捻倡於東回起於西是州居其中受禍獨少蓋亦幸已今捻平而回逆亦就滅境內數百里無鋒鏑之患無烽燧之驚安處樂業年穀歲熟庶富而教此其時乎州處萬山中黃河曲屈繞郭而下名山大澤之間異材斯出余兩試既畢覩其人貌惇篤而不欺其文章間有奇氣皆可教之以成其材州舊有試院牧守周君以爲隘也鳩都人士闢而新之今於某月日落成費不勞而集又不疾而速于此見周君平日之政通人和故是役理也又以見都人士之孜孜問學而贊成是役也顧余又有進者都人士幸際昇平無事之時當自立於學務本讀書毋爲一切僥倖苟且之行以副周君殷勤無已之意余有望焉是爲記

接此碑在今省立第九中校當時共立四碑而以此爲最關重要碑高一丈一尺寬二尺六寸共十三行每行三十一字書法柳河東頗有骨力

### 何仙姑洞題字

歸去來兮石渠洞泉

在縣東硠石鎮北洞前不知爲何代人所書而筆勢飛動綽有仙風張譜之曾引集古錄跋尾駁仙姑之附會而是刻則脫灑可愛餘亦無容辨云

三門刻石

清慎忠孝

在北岸俗稱娘娘河中間石上旁題政和丙辰之歲未署人名查政和爲宋徽宗年號是北宋時刻也

峭壁雄流鬼斧神工

在南岸獅子頭上舊志謂時無考今細查爲大明萬曆戊申春月三晉雷炎先關中陳徵楊坦古燕劉獻可海岱孫纘祖書廣西劉紹先並題則時代並不遠特以河濱地險未嘗親見姑爲傳聞之辭耳

砥柱三門萬劫來鴻濛磅礴是誰開丈夫特立應如此未信狂瀾鄭不回

關中南居正書郡人梁可棟劉善政崔連秀全刻未署年月查崔連秀爲明時人當係明時字蹟與前刻先後也

天設三門險波漩萬疊流神工雖已盡漫道可通舟

康熙三十一年歲次壬申巡撫河南督察院右副都御史鎮關興邦巡察至此題  
神工闢天險帝德並河流今古居平地乾坤可通舟

壬申陝州牧三桂甘國璧題蓋和前詔而作

董達橋刻石

董達橋在張茅鎮之東爲五代董達建築之石橋其下爲香油河殊饒風景歷宋元明清  
代有修築橋兩旁有石柱二十題詞云恆農郡董達橋東距蚌西隣焦南排湯北距茅連  
二陝數三崤魏韓境豫冀交仙話李相傳姚神門著客舍標道轉峽水如膏藩籬固銷鑰  
昭每兩石柱間一石方一刻古蟲張逢辰題金兔窩詞臨江仙一首見說物華曾毓秀崤  
函古道彷徨何年金兔石間藏異香泉待飲直刺棗堪嘗不是田文三窟鑿應分搗藥餘  
光晶瑩寶氣閑滄桑祇今橋畔路一株映斜陽一刻留元善咏棗釀泉五言後截云佈景  
洵同沸生花總若蓮玲瓏兼湛潔棗下是靈泉一刻王體仁咏直鍼棗樹五言前截云膏  
樹炳千秋洵名早異留堆成貓蘞刺謝卻釣藤鈎一刻張蟾光咏香油河七言絕句云膏

爲附近名勝而於橋更增價值云

右三門刻石董達橋刻石兩種俱係新採訪所得故以類附於金石之末不復區別時

代云

陝縣志卷二十一終

# 陝縣志卷二十二

歐陽珍編次

## 文徵

按舊志收各種雜作編爲藝文今既取先哲專著書目以還藝文之正其所錄各篇依體分類不辨本籍外籍均以時代爲次而總之爲文徵亦近來修志之通例焉

## 敕制

### 授姚崇兼紫微令制

唐蘇頌

黃門天之紫微地在清禁宰臣爲重庶政攸先不有殊才曷云兼寄金紫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同紫微黃門三品監修國史上柱國梁國公姚崇河山粹氣禮樂清英德量在寬公心益厚詔令作謹詞必體要行之自遠學以窮微志於可大允茲忠讜光我謀譽聞善若驚欲仁斯至衣冠以爲著蔡廊廟資其柱石朕之欽者管樂人之傑者蕭張遂能以身許國開物成務邦是用乂朝惟得賢北辰環拱西垣近密俾因題劖之榮式演如絲之命可兼紫微令餘如故主者施行開元元年十月二十日

### 授衛中行陝州觀察使制

元稹

勅邵伯聽事於棠陰之下而人勿翦其樹我知之非忠信仁愛以得之耶今自關東由洛而右數百里之地盡置爲輶車臣所理蓋有以表率方夏張皇京律聿求其良用副憂寄朝請大夫守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衛中行始以詞賦深美軒然有名甲乙符昇遂拾青紫逮其書命文鋒益銛能摹菁華以集麗則出補近郡號爲廉能勤而不煩簡而不苟郊迓館穀賓至如歸長劭農人咸用胥悅移領巨鎮疇將爾先况封壤因連習俗參合用之政乂關陝之毗吾固有虞於爾矣至於觀聽他邑儀刑下寮旁臨傳說之嚴特假趙堯之印遺風未泯官業具存苟能行之無患不至可守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陝虢等州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

諭大學士馬齊席哈納張玉書吳璵陳廷敬學士色德禮鐵圖滿不阿蘭泰趙士芳王九

齡曹鑒倫徐秉義

清聖祖仁皇帝

朕頃巡幸西省閱汾渭二水俱屬大河直與黃河相通河南等處米穀似可由黃河轉運但聞三門砥柱水勢極溜船不能上朕欲往親閱因陝州知州奏無路徑斷難行走遂未果行特命三貝勒同近御侍衛往視據回奏言伊等遣人乘騎涉河一道閱有神人鬼三門俱係鑿石開通水從三門流出其勢甚寬其流甚急古人於崖上鑿有曳船眼孔但未

經以船驗試不知可否行走前總河靳輔亦曾奏黃河通於汴河但淤墊年久若行疏導即可運糧朕至河南閱河南府居各省之中水路四達最爲緊要之地應於此處儲積米穀每年田畝豈能必皆豐收倘山陝等省間或收成或歉薄即可將此處積貯穀米修造船隻由黃輓運若到三門砥柱船不能上亦可於三門砥柱造船剝運以至山陝誠使河流疏通則商賈人民大有裨益所宜於無事之時預爲籌畫者也豫省每年解京漕糧二萬石有奇若將豫省三年漕糧截留備用則陝西等省雖值歉收之年將此米穀運至彼處賑濟殊屬有益俟明歲再遣大臣往視康熙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表 剖子 奏疏

爲京兆公陝州賀南郊赦表

唐 李商隱

臣某言臣伏奉正月九日制書郊禋禮畢改元爲某大赦天下者既事虞郊復新堯歷天漢瀉潤日觀揚輝普天率土罔不慶幸臣某中賀臣聞君人之孝莫大於尊祖王者之敬孰踰於事天固必用因高之儀申嚴配之禮百神攸集有敍萬靈昭蘇集有乃可覃殊恩渙大號禮成而德備惠敷而慶弘然而秦尚武功先祈禳之事故柴燎蕭蕘未必饗漢稱文物重神仙之道故雲門太簇未必和既不講於禮官終致譏於儒者伏惟皇帝陛下與春生

育並日照臨究三代之質文酌百王之損益定午位卜上辛齊潔之誠先掃除而遐達孝思之志叶氣臭以升聞然後推作解之恩降惟新之令設科以招諫諍有過以務哀矜已責既卹於三農錄勳無遺於十代頒粟帛而養耆老走牲幣而徧山川舉皇王之廢官盡古今之能事臣當時集軍州官吏丁寧告示訖况臣嘗奉恩光叨居華顯當太史撰日之際猶立漢庭及宗伯相儀之時已辭魏闕招悵郡印徘徊使車徒深傾藿之誠實積懸瓠匏疑作之歎邵公邑內敢思棠樹以追蹤尹喜宅中唯望靈符之復出臣不勝慶幸踴躍之至

爲陝州盧中丞請朝觀表

德宗

周行先

臣某言臣家忝儒門才非國器生休明之代遇堯舜爲君束髮從官三十餘年矣曩日佐幕獲在湖南蒙先聖察臣効愚錄臣克謹歷外臺三院知留務五年頻降絲綸驛登朱紫天慈子育不集戾於微躬君父之德且深昆蟲之力難保臣某申謝伏惟陛下繼明授圖誕敷至化特授以刺史兼經略觀察使等頃容管鎮任職方隅逮茲五考要荒外服僻陋在夷不能賦車籍馬以給國儲不能餼牽饋餉用資軍食忝列位聯率慚無匹間歲陛下避狄奉天省方梁漢臣不獲身當矢石血濺兇渠及陛下掃除妖氛再造區宇臣復不獲

扈蹕清道執戈啟行且露率土之毛莫展事君之節此臣所以內訟刻骨上思訴天苟貪符竹之榮實懼素餐之刺臣今年踰知命齒髮已衰官守炎陬星霜屢改乏中和之理行無考課之彰聞而炎癘暗侵桑榆漸迫常恐一先風燭末謝聖朝况復不識觀見之儀未知班瑞之禮羔鴈列序空聞於禮經鶴鷺同行欲求於夢寐伏惟皇帝陛下煦育動植酌心元元垂仁降慈俯遂愚懇許臣得對揚休命忭舞熏風則朝拜玉墀夕歸泉壤愚臣生不恨矣免一作死且不朽云云

言錢糧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四月十九日上

宋司馬光

臣近蒙恩給假至陝州焚黃竊見緣路諸州倉庫錢糧例皆闕絕其官吏軍人料錢月糧並須逐旋收拾方能支給竊料其餘諸州臣不到處亦多如此臣聞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窘竭如此而朝廷曾不以爲憂若不幸有水旱蝗蝻方數千里如明道康定之時加之邊鄙有急興兵動衆不知朝廷何以待之臣伏見陳許潁亳等州止因去秋一次水災遂致骨肉相食積尸滿野此非今日官吏之罪乃彌時官吏之罪也何則彌時豐稔之歲其人但務偷安不爲遠慮粟麥至賤不能儲蓄及至凶荒之際官私俱竭上下狼狽何由相救雖使桑宏羊劉晏復生亦無如之何也今春幸而得雨麥田有望朝廷已置饑

饉之事於度外不復以儲蓄爲意矣萬一天下州縣復有災傷則何異於陳許潁亳之民也若饑饉相繼盜賊必興此豈可不早爲之深慮乎臣愚伏望陛下於天下錢穀常留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外應文武臣僚有熟知天下錢穀利害能使倉庫充實又不殘民害物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其人官職之疎賤文辭之鄙惡一一略加省覽擇其理道稍長者皆賜召對從容訪問以方今食貨俱乏公私皆困何故而然如何擘畫可使上下豐足若其言無可取者則罷遣有可取者卽爲之施行仍記錄其姓名置於左右然後選其才幹出羣者以爲轉使副判官及三司使副判官仍每至年終令三司撮計在京府界及十八路錢帛糧草見在都數奏聞以之比較去年終見在都數若增羨稍多卽令勘會如別無姦巧欺謾及非理賦斂而致增羨其當職之人宜量行褒賞累經褒賞者卽別加進用若減耗稍多卽令詰問如別無大故災傷及添屯軍馬而致減耗其當職之人宜量行責罰累經責罰者卽永從黜廢誠能如此行之不懈數年之後可使天下倉皆有餘粟庫皆有餘財雖有水旱蝗蝻之災及邊鄙有急皆不足憂也

請正祀典裨補名教疏

明 張九功

臣惟孔子之道與天地相爲悠久述六經以教萬世其功無窮是以有國者莫不尊崇而

奉祀之以報其功於萬一當時及門弟子得正派而分餘波者皆得與焉後世儒者有能踐履真實學術純正希蹤前哲有功來學者亦得以從事於廟廡用表當時崇儒重道之意此典於名教所關甚大臣嘗觀國學及郡縣學從祀儒先有當黜者而後之真儒有當入者若蘭陵伯苟况言或近於黃老術實雜於申韓身託黃歇不羞亂倫之人學傳李斯遂基坑焚之禍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堯舜爲矯飾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者是以程子譏其甚偏駁而朱子書爲蘭陵令乃係之以楚以深鄙之也扶風伯馬融髡徒穢士糟粕陋儒黨附梁冀害忠良而不顧自比毛遂甘輕賤而不羞既失兩弟之作頌何補於東觀之校書堂高絳帳深甘女樂逞豪門驕奢之風破純儒莊士之矩是以當時正直羞稱而見斥於趙岐偃師伯王弼唱和何鄧祖述老莊遺落世事以萬物爲天下之陳迹崇尙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清談之弊流蕩人心傷敗風俗使人國家隨以淪喪而不可救者此輩如成都伯揚雄以善惡混論性學識舛錯以安漢公比伊周志尙昏訛雕蟲之技於道何關覆醬之物於世何補貪生畏死寧免投閣之嘲臣事新屋難逃逆節之黨是以朱子莽大夫之筆大書爲綱昭垂來世如之數子者學失大本身虧大節有玷名教得罪聖人昔龜山揚時建議斥王安石不使配享孔廟而今儒臣亦有欲黜揚雄輩者夫如是

則此數子豈宜列諸從事哉臣觀今之儒臣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文清公河東薛瑄篤志好學於道有貴真知實見之益黜矯僞浮靡之病入仕與人同而爲國則不同講學與人同而爲己則不同述文與人同而爲道則不同接人與人同而忠信嚴正則不同河汾文集固其英華讀書一錄實其根本立德立言考諸此錄綽有明驗是蓋濂洛之流波覃懷之步武人所共知如昔洪武宣德年間嘗增董仲舒吳澄入從祀矣今薛瑄無愧二子可不列諸事哉恭維皇帝陛下講求聖學以孔子之道治天下必於此辨其眞僞別其純駁而使斯人知所向背取舍有以正人心明道化而無失如蒙乞皇帝諭禮部進與內閣大臣定議於可黜者黜之可入者入之則孔廟清明名教正而斯文幸甚矣

請敕部臣變通正務疏

竊惟處常事者宜常法處變事者宜變法以變法而處常事則紛更而不靜以常法而應變事則膠固而不通若四方間有一二告報水旱此亦常事也部臺博行踏勘此乃常法也若大水滔天沒人之城漂人之屋郡邑爲沼生民爲魚大旱爍石百川咸涸千里盡赤禾焚而枯民饑而死此非常之事也昔孟子喻禹稷救民之意而曰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此非常之法也今天下各省十有九旱而湖廣四川爲尤甚本科及戶部各已題

准多方設法急急救濟而川廣兩處且各運送官糧銀十五萬兩周給窮困此非常之變  
當以非常之法應之也今本部司於此川廣兩處事府州衛所告災者方且一概類行照  
會勘合博行踏勘虛實令分巡分守等官督同有司拘集里老旗甲人等指引被災處所  
沿垣履畝逐一踏勘夫川廣兩處饑民散而之四方者不知幾千矣又何暇於里老旗甲  
之審問田土荒而無收者不知其幾千頃矣又何待於沿垣履畝之檢踏此處此災朝野  
之所共聞又何待覆核而後信此處此民已題准賑濟又何勘報之可行如此不惟文移  
煩覆亦且事體背馳蓋以循常之法而應非常之事正猶膠柱調瑟刻舟求劍似此施行  
何以使有司奉行哉何以解倒懸之民哉如蒙乞敕戶部除災輕去處依常例行勘外將  
四川湖廣兩處停止踏勘據巡撫巡按三司等官題奏過被災州縣衛所酌量輕重稅糧  
草束或免或徵卽便具題通行彼處使軍民人等曉然知其分割無復徒勘不行之後患  
如此則事體得宜上下兩便庶無窒礙煩覆之病緣係變通正務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鄉兵奏議

萬歷二十五年

趙完璧

鄉兵之利有三擾有五嚴祛其五獨存其三法斯善矣何謂三利民無轉餉之勞士免徵

調之苦一利也條忽緩急禍起變生枹鼓一鳴倉卒可集二利也人自爲兵家自爲敵有兵之實無兵之名三利也此三利人人能言而利中之害法中之擾非目擊其弊者不知何者兵農之分已久一旦驅而爲兵誰應之者勢不得不計丁報派里胥乘奸索賄富者以錢神而漏貧者以閭左而役其擾一也派有名籍矣器械所需官不給予責之自備奸貪掾吏又駕爲查驗之說百方力勒其擾二也器械驗矣例應造冊報上紙墨之費官不肯出而責之吏吏復稟官而派之兵及其轉上之府府吏又索賄後收其擾三也冊已申矣定期而操有司隨意宴早或持兵日午而待不至或晨夜已散而忽點查不到有罰不中有贖使民賣田鬻子而賞其擾四也操有期矣訛言或至不查的實張皇四顧輒集城守露處宵立曠日糜工其擾五也民間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者皆由於此不北走胡則南走越是可不爲之慮哉故欲練鄉兵先去五擾莫如寬厚之意多而束縛之政簡富家大姓計口分充單丁獨戶者可免也應用器械官爲給予近日募兵之例可比也冊足以記名籍紙字美惡格式合否不必太拘官爲之可也定操有期早暮勿爽有司勿怠玩視之餘日放之歸農勿故爲牽制可也中者有賞不中者少示懲戒薄加鞭朴勿迫之贖可也去此五擾然後民不稱病而鄉兵之法可行

切中利弊言之娓娓現在聯保訓練之制能遵此意行之庶可得其實效急登諸策以詔來者

陝州陞學疏

湯右曾

題爲酌廣入學之額以育人才以廣文教事竊臣歲科兩試遍歷中州各郡伏見家絃戶誦人文蔚興皆由我皇上數十年培養作育兼之廣鄉試解額增入學名數以故窮鄉童稚俱澤詩書比屋單寒咸思砥礪文教之盛千秋一時矣茲據河南府知府張伊詳稱據陝州知州周全功詳稱據學正惠博訓導孟桓詳稱生員楊惟暉燕翬韓瑞昌張鷺王行言孫斑王民儀賈時見盧永傳師貞吉戚蘭張衡等呈稱豫省十二州其十一州入學俱十五名陝州止十二名其廩增缺俱照大學定額三十名惟入學少三名且弘農衛學又失歸併陝庠因兵燹後遂成定例今皇恩普被生聚教訓戶口日繁陝之正供錢糧較之鄧裕信陽等州相等或更過之應一體邀恩廣額乞題改大學等因到臣隨行布政使司確查去後據布政許嗣興稱陝州果係生齒日繁人才蔚起宜改學增額等因到臣該臣看得州縣之大小以戶口之衆寡而分戶口之衆寡以錢糧之多少而辨查河南十二州內信陽州地丁錢糧一萬五千零裕州地丁錢糧七千零今俱爲大學陝州地丁錢糧二

萬三千零今爲中學似應照信陽州裕州例改中學爲大學乞文武一體推恩增額則士氣益奮文治聿隆克副我皇上數十年培養作育之至意矣

序

明開原兵備僉事贈大理寺卿崔公文集序

燕臣仁

嗚呼士君子不幸而生於國勢凌夷兵燹交作之秋懷忠抱義致命殞志者可勝道哉有明之季吾陝州大理寺卿崔公諱儒秀者以進士起家出令劇邑鋤奸戢暴綽有直聲屢移衝地時忤權貴強項猶昔後由部曹歷陞僉事備兵開原辭墓而行慷慨就道則其志可知矣獨是當日者邊事孔亟開原何如地備兵何如職矣烽烟不絕重鎮幾作空城敗衄難復人心俱已喪胆而且馬卒之支持將賣絲而糶穀而且牛馬之搜索直竭澤而焚林察形形蹙審勢勢辱處其地而居其職者危乎不危難乎不難而大理公當此旣上憤彊場之日弛而又下痛諸將士之日營刈我人民以蒙國家也迺力阻夫納降迺陰圖夫叛帥隻手爲傾危扶奮臂爲士卒倡其所恃以撐拄於已壞而猶冀恢復於方來者果何所恃乎亦惟曰恃人有必死之心耳恢復之權惟有經撫而經爲尤重前則有熊廷弼後則有袁應泰熊固優於胆識而絀於倔強袁則長於撫綏而短於戡定公乃以一監軍左

右其間箸籌者屢矣而卒不見用以迄於城潰兵變之日則飲恨吞聲僅與共事諸公同時赴義嗟呼士君子出處至此其亦可悲也矣崔氏爲吾州望族世有令聞矧公以儒釋抱授生有異姿之人其後之出而圖國懷忠抱義致命賣志也中有天焉豈偶然者予生也晚於公爲鄉後輩又於文孫辱有媢戚之好竊聞公之生平忠義飲辭發爲辭章者甚富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吾知其議論所及當必有足以挽國家之變中間略數字者第予以謬獲一第官遊畿輔南北往來未遑請讀他日訪逸者之使出而覽觀焉其能遺之也乎予今撮其出處大略而敬誌之卽以序異日文集之刻也可

梁良齋先生遺集序

文所以載道也深於道者言亦道行亦道無求異於人之心以自見無永悅於人之心以自容其於文辭不屑屑爲也彼固以其文也而輕之人轉以其不文也而薄之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朱子所爲致慨也良齋先生崛起嶠函師法芳城上溯洛閩之傳以倡孔孟之道謂聖人必可至謂三代必可復其學自心術隱微之地以至於人倫日用之間務絕乎人欲之私而一歸於天理之正久之而教成於家鄉其量將甄陶乎一世初未嘗有意爲文也而精純之詣中正之則艱苦之功遠大之規一將以誠懇之意

寬宏之量謙遜之懷和藹之氣剛毅之力凡所論著措施見諸篇章無非斯道之流露而深得乎古聖賢之用心卽偶爾涉筆亦必有關於名教而不爲無益之浮詞意之所至不得已而後有文意盡則詭然而止伊川擊壤半雜方言長慶感時不避俗韵無所爲體格并無所爲法律也後之人重其人競旁搜所爲文而讀之但覺有德之言親切有味足以救人病而益人身尤愛其言近指遠俾有志聖學者一寓目而得所從入也先生生平無一念不關懷民物慨正學不明外患日逼嘗欲集會同人本橫渠井田學校遺意爲存道存身之計篇中蓋致意焉今學說愈雜生民之禍愈迫而先生之言乃益信爲救時之良藥則斯集之傳其所以係於世道人心也豈淺鮮哉因書篇端以質當代知言之君子庚申之歲夏六月癸卯藍田後學牛兆濂謹序

書王西臯卷

明王以悟

余自卯角時卽聞盧氏西臯王先生藝林翹楚也私心竊慕之迨數年公兩尹關中政稱卓異又數年遷山東濟南貳守管理遼陽馬政慷慨爲地方任事忤權璫誣奏被逮直節勁氣傳遍天下一時與滿咸甯齊名私心仰慕之意其人當如絕壁巉巖僻峴萬仞而不可攀也歲壬子余補司興每謁公於金吾衙中冲乎其容恢乎其度坐語移日油油不忍

舍去蓋書所謂樂只君子宜其在事之日爲遼怙恃一經冤枉而大小簪紳連章累牘紛紛乎不能自己者旣日奉恩旨歸田途者塞途觀者雲集贈言滿帙余時有兵餉之役未與其事明年公以其平日著作示余余受而讀之篇章甚富粹然一出於正且知其昔會遊西川先師之門嗚呼此其所以爲西皋歎眼中感而書此寄附於贈卷之末俾後之覽者知公之人品事業蓋有所本師友學問涵養設施非獨以矯矯著聲者也

記

明陝州創建西川尤先生祠記

孟秋

陝庠之英王以悟從學於洛陽西川尤先生先生沒以悟述其教服膺益厲鄉人化之乃與其徒張騰霄趙一麟及里民六十餘人集五十餘金卽所居謀建祠以祀且游息焉會郡守步泉康公雅慕先生捐地址一區闊十步長八步中構祠三楹左右翼以齋房各四楹祠後舊有土洞以居守者周繚以垣時萬歷乙酉蓋先生沒之六年也先生諱時熙天性醇懿幼聰慧長游鄉校忠信篤敬溫如其玉閨閈雅重之舉鄉進士受學於文成公之門人晴川劉氏自是學益進道益明歷官胄監以道率人士子悅從轉戶曹郎課滌墅稅廉平仁恕識者賢之事竣乞終養歸居洛三十餘年跡不入公門事不干公議安貧樂道

日與洛之士人講德修業聞風而薰德者遍中土余嘗以年友孟君而私其訓其論一貫曰忠恕只是一若謂一以貫萬是以此貫彼是二也道一而已萬卽一之萬也論克復曰能自復禮求仁之方也論動靜曰學只是主靜主靜只是慎動論知行曰知卽是行行卽是知只是一個原非有分合也論諸子曰諸子是摹倣孔子顏子是學自家立論千萬言言言皆心得真切簡易不襲舊聞誠深造有道者讀小記可考矣夫伊洛濂潤之間有兩程子邵堯夫諸賢皆以德行文學名天下千秋之下有耿光焉先生繼道學之傳虛懷樂善飲人以和循循然善誘若陽春之煦若膏澤之潤無論遠近智愚皆悅其他及門之徒若李君根孟君化鯉輩皆紀其言行以淑其身歷宦途彬彬焉與古人同風皆先生之教澤也昔余守山海孟君過余王君與之偕宏議雅度默默志於道余器之因與講慎獨之學知其必有成也祠在陝之張茅鎮距洛陽三百里許昔伊川沒門人各以其學顯而教分王君獨尊師說易世而俎豆之非篤志力行不能彼夫風教遼闊率數十人翕然趨之如嚮是足以觀真機之無間矣孟君喜其事屬事余爲之記

補畫亭記

丙寅夏余以監憲張公命復建魏處士草堂三越月草堂成千秋故蹟一旦復新此修廢

龔松林

之義也既又卽堂後爽塏地益之以亭命曰補畫夫亭何以補畫名也考之舊籍處士居陝高尙其志累召不起真宗嘗命工圖其所居以進一時東郊幽勝得呈睿覽則草堂之作畫觀也當日已然矣然則何闕乎爾而補之嘗見古來名人達士寄意山林者往往於閒靜之地別構亭榭以爲盱衡遠眺俯仰舒嘯之所如虔州之螺亭恩夫之邱亭魏公之狎鷗東坡之擇勝指不勝屈而處士之廬獨渺焉不可以爲非闕也且卽草堂以觀入門而曠如登堂而朗如窺樂天洞而寥如曩日之高情逸致恍惚可悟而戶以外烟雲之變邱壑之奇林光鳥羽未能一覽輒盡今得是亭而憑眺焉則凡向之掩映於草堂外者皆若負奇爭勝並效於斯亭之上則斯亭之補又烏可已邪設處士當年曾構此亭早在畫中亦呈睿覽矣然而畫中無亭而所畫之境既得此亭則亭仍作畫觀可也况畫止一時不能不朽而此亭直與煙雲邱壑林光鳥羽相爲終古則畫有時而泯沒而草堂之入畫與斯亭之補畫無窮期也於是因亭之成並爲記以補之

### 重修墨池記

同上

陝治廳事後有墨池方廣不盈丈相傳爲漢張芝學書處考之傳志芝燉煌人父奐得譜徙居弘農之華陰卽有墨池安得近在治中卽有之亦若無足珍惜者又何事復爲修濬

耶然吾觀斯池不禁有感於其學書之篤焉蓋古人爲一事習一藝其精神必專注而不雜功力必甚苦而不辭食息寤寐常在於是不至造乎其極不止故其所成就雖偏長薄技足以留傳不朽非如今之人稍稍涉獵輒便自足而不復求也當漢之時古篆既廢隸楷盛行其以草書名者杜伯度崔子玉兩人耳芝生而貴介迺別無他好惟於書專心致志至於寸紙不遺家之衣帛先書後染朝夕臨池水爲盡黑厥後備極精巧上掩崔杜下軼羅趙至晉時衛瓘猶以得伯英之筋博盛譽王羲之亦曰寡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則其書之足傳可知矣夫以古人精神之專功力之苦雖絕無遺蹟猶當搜訪而表識之况明明有池且近在几席顧聽其就涇而不恤耶於是命役夫去壅塞引清泉注其中聽事之暇時晤對焉不啻烏玉玄香從波影間沁我心脾也是爲記

### 重修李公烈祠記

馮鼎高

漢唐以降士大夫忠於所事以身捍社稷者史不絕書然率皆建牙大臣不則有師旅之寄城池之任焉若簿尉下僚際國步播遷能以身當烽火之衝少禦衆弱抗強卒之與民俱亡以家殉國如李公之守陝州未之有也公諱彥仙字少嚴彭原人宋建炎元年爲石壕尉金人屠陝經制使王燮度不能支引兵去官吏竄逸公糾衆守三觜未閱月破金兵

五十餘壁乘勝渡河郡邑響應吏行文書請州印公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事聞擢知陝州兼安撫使益備戰守金將羅索自蒲解率兵至公大敗之索奇其才誘陷百端公悉斬其使誓以死守建炎四年索以十萬衆來分爲十軍日輪一軍攻城城中食復盡告急於張浚浚遣曲端率溼原兵來援端素疾公出已上詭託不行城陷舉家被害公投河死年三十六時關以東皆下陝獨存金必欲得陝然後併力西向而公以孤城扼其衝大小二百戰金不得西城陷民無貳志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擊敵哭李觀察不絕嗚呼烈矣以視唐張許守睢陽有過之無不及矣公歿後張浚承制贈彰武軍節度使立廟商州紹興九年宣撫使周聿請卽陝州立廟明嘉靖中州牧閻俸重建復燬獻賊之亂遂未修復豆籩之費無所征取春秋輶壇祀品物奠之野非所以妥忠魂也乾隆癸卯冬余由管城移守是州下車後有志興復苦乏經費又不欲藉資民力因循數載比來年歲順成民和訟簡余又無奔走之役迺與學博李君謀買地南關之坪建廟五楹工竣奉主入祀於是郡之父老子弟爭談公遺事爇香釀酒而來獻其趾相屬也旣又捐置民田地二十五畝召佃耕種歲得稞銀十二兩五錢以資歲祀於初志告無負焉嗚呼公浩氣長行天壤豈以俎豆重然今之父老子弟皆公遺民也向何以漠然忘之今何以歌思慨慕奔走而恐後

之忠義之氣非有觸之則不揚也且何以媿夫棄其職與民以苟活者乎爰撮建祠置產之由付工鐫石併紀田之糧數及坐落弓尺於碑陰俾郡之士大夫有所稽考而保護之至於擴充焉修葺焉則望於後之牧斯土者矣是役也廟址費鐫二十有奇梓人石人繪人費鐫二百有奇祀田費鐫百皆予積廉成之未嘗勞我邦人暨僚屬勸助也是爲記

潘節婦撫孤碑記

張倬如

大易著家人之卦利在女貞風詩重偕老之情誓及同穴故不幸而鏡鸞孤掩釵鳳分飛曹令女之守貞自矢陳孝婦之養姑媳休義固宜也潘母趙氏磁鐘趙福有姊張茅長富妻年二十五而夫逝遺子女各一氏絕飲食欲以身殉舅姑抱孤示曰若殉兩妙齡何依遂含涕飲血不敢違命又數年其子亦死以堂姪桂馨子鳳岡爲之嗣氏撫之不異己孫鳳岡娶陳氏兩懸弧竟亦不終天年孫婦新寡撫慰倍致殷勤曾孫幼孤飢寒時深保護一切家政多賴維持之力迨曾孫嶄然露頭角而氏已壽踰古稀而星寒矣嗚呼孝慈兼銘曹娥之碑者也烏可以不記

潘節婦陳氏狀

甯元善

古今來破萬卷之儒講明大義非一朝夕窮而在野則曰獨善達而在朝則曰兼善迨至迫於貧窶而求富之念起則士之節失攝於患難而苟免之心生則臣之節失求所謂始終如一者百不得一也况婦人陰濁之性豈易曉然大義而以甘節爲者陳氏張茅鎮著賓廷璧女儒童潘鳳岡妻庠生維翰母也生二男一女甫二十四歲而夫亡茲年五旬晉九矣三十五年中如古井水不起波瀾其未歸時與鄰女不嘲笑不樂觀俳優且嘗爲父母禱疾其相夫柔順性成每庭食無敢慢其舅性剛暴戾時形恒以婉言解之丁丑戊寅歲奇荒舅姑沒貨衣服以資棺衾其撫孤也夜則機紡以伴子讀女歸觀示以孝舅姑和妯娌其於娣姒無忿爭恆以有濟其無其於婦耐心調教不異已出於姪則賙其困而恤其弱夫爲父母禱疾有似羊叔樟相夫以敬有似孟德耀貨衣服以葬舅姑有似陳孝婦機紡以伴子讀有似柳韓氏至於娣姒之感義婦之蒙恩姪之賴賙則何永嘉程侯氏魯義姑姊亦彷彿見之嗚呼氏生長草野無姆而教導詩書啟迪而所爲能與古合不亦女中之大丈夫乎世之守節不終而無行可述者可以愧矣至士其名而狗彘其行對此更當何如也余與維翰交故聞之悉因次其事以俟有表章之責者

## 花園記

南金

季春之月吾友禮先贈晚香數種並名其圃曰辭陶予感其意之美殷勤培植冀其茂盛今則萃附紫玉花綻黃金矣既迎目而色艷亦觸鼻而香清雖參前後者少凌雲之丹桂而在左右者有向日之黃葵乘興玩賞亦一妙境也茲值匆匆歸鄉倍覺戀戀難舍爰告諸生宜效愚人之守株勿似狂童之折柳試思甘棠亦何奇而詩人愛不忍傷者亦思召伯之德故也予雖無召伯之德爾獨無子羔之仁乎倘方長或折是亦不仁之甚者矣顧或謂玩物喪志旅獒既有明文目不窺園董生並垂切戒子何介介於此乎予應之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竊嘗聞諸曾子矣

陝縣南關澗河橋記

歐陽珍

交通爲文明之母此爲世界所公認故先總理之建國方略太半重交通之建設顧爲一時之建設易爲永久之建設難取材於饒富之區易籌款於凋敝之餘難籌款於凋敝之餘而爲永久之建設也尤難雖然亦在人之自爲而已難何足云吾於建築陝縣南關澗河橋可證焉按陝縣爲西北各省之要塞其南關商市尤爲洛潼汽車公路之樞紐故陝甘之商旅出關東下與夫三晉之土產運外堆銷均以斯地爲必經之要衝而澗河適橫於城關之間其阻礙交通固已曩所深憾復以年久失濬堤岸崩潰亂石滿灘汜流縱橫

時當春和景明行者已苦厲揭一遇山洪暴發望洋頓成裹足於是旅者咸視爲危途相戒弗敢出不有橋樑之設則於西北文化地方經濟影響曷極民元以來橋議屢興顧或以時變中阻或以計劃未周尋致糜費不貲功迄未成洵憾中憾也二十二年秋余奉命督政是邦下車伊始感行路之維艱卽以建橋爲建設行政之首圖爰集地方士紳於九月二十九日成立陝縣澗河橋建築委員會委員十三爲王雲亭宋亞民高長利王樂豐曲完善盛際孝楊子端何魯樵張鶴李際昶蘇東初本署第四科科長張銘及余推蘇君東初爲長負專責也研討進行決以鋼筋水泥爲樑以片石白灰爲堤期永固也估工計材需費匪渺而豫西自民十八以旋旱澇迭遭兵匪頻仍民窮財匱十室九空尤以陝縣爲甚比年雖稍幸免元氣依然未復籌集鉅款自屬不易第限額責報力縱未逮而好義樂施尙大有人在焉迺印捐冊多份分託縣內外文武僚屬及地方聞望紳耆代爲勸募期收効於集腋也不足之數由縣政府設法籌補以成此創舉也是年十一月委員曲君完善盛君際孝不畏寒凍長途跋涉自請赴京滬無錫等處向慈善團體呼籲而段君松山員君尙武復請赴省垣及許昌各地勸捐賴諸同人之努力及各方文士之慨助至二十三年四月集有成數卽推保安司令部黃主任副官蘇同盛委際孝赴天津採購水泥

千五百桶及吸水機等項當蒙鐵道部發給運照省費不貲七月奇熱時復推黃盛兩君及工程顧問易君珍山赴漢口採購鋼筋洋松板並各項應用器具載運車皮則三省勦匪總部請發完全免費料具之大部既備測繪之工事用詳先由李委員兼建築主任際昶創擬計劃圖書繼由易顧問珍山討論修飾而保安司令部主任參謀凌君恨生復從而斟酌損益之成竹遂具於同年九月十六日行奠基典禮旋即登報招標十一月十三日在縣府開匯由寶興建築公司周保康以萬六千九百五十八元一角五分五厘得標當於同月二十七日正式興工時已朔風凜冽冰霜在地凌君恨生任總監工劉君昌言爲監工主任協同會內員士不憚辛苦宵夜勤勞親身示範詳加糾察片刻靡懈毫瑕不遺而長八百十九高二十英尺二十一孔之澗河橋遂於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嶄然告成同時竣工者尚有橋南北加築大小涵洞三孔石堤兩條馬路四段大車道一條但築堤及馬路之取土運石工程則由本縣第一區人民義務擔任焉由二三六等區補助其不足是役也所需料工器具及一切經常雜費共洋陸萬捌千壹百貳拾壹元叁角除蒙省政府補助二千元外由本縣各區捐助百分之一二由商界捐助百分之三四各縣捐助百分之二七由省外慈善團體捐助百分之一三由縣府籌補百分之四九本年八

月一日復集地方父老暨工作同人以落之僉謂於凋敝之區而成此永久之建設俾濟者便行者悅向之所爲危途者今競爭相樂出矣向之所爲裹足者今則康莊任往也將來地方之繁榮西北之開發又皆以是爲蒿矢誠所謂不朽之事功也是烏可以不記於是循衆議由張茅白山取石敍橋事崖略於其上既以誌各方好義之結晶並證天下無難事用鼓地方人士建設之興趣是爲記

碑銘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賜揚州刺史大都督梁國文貞公姚崇神道碑

張說

敍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象亭毒之功存畫爲九州禹也堯享鴻名播時百穀棄也舜稱至德由此言之知人則哲非賢固又致君堯舜何代無人有唐元宰曰梁文貞公者位爲帝之四輔才爲國之六翮言爲代之軌物行爲人之師表蓋維嶽降神應時間出者也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吳興近徙於陝今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勳王室建旗雋府公紈綺而孤克廣前業激昂成學榮問日流武庫則矛戟森然文房則禮樂盡在弱冠補孝敬挽郎又制舉高第歷佐濮鄧並有聲績集本文粹作華入爲司刑承

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持法無頗全活者衆進夏官員外郎郎中侍郎朝廷曰能遂掌軍國遷鳳閣侍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史始則天人讓王承置醴之顧終以飛龍利見延驥乘之恩自時厥後恆當大任凡三處兵部尙書三入中書令一爲禮部尙書左庶子又肅政大夫摠靈武庫兵馬又司僕卿知隴右監牧使出典毫宋常越許申徐潞揚同十郡景雲初以藩邸舊寮封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恕行簡易虛懷泛愛而涇渭不雜眞率逕一本徑作盡而應變無窮每文粹一本集作亦推是心以御於物故所歷必曠庶風偃桀驚一本狼作化從言不厲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觀頌來暮聞歌旣登邦政卒乘輯睦及在宗伯神人克諧今之中書是爲理本謀事兼於百揆論道摠於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王度大渾順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遜拜開府儀同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初太夫人在堂公受任文粹一本作職西掖頗限局禁求侍晨昏優詔旣許尋命一本作令還職公固請以泣制曰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國有棟一本集作諫臣安可暫闕其後部符江表敦諭起復纓麻外墨欒棘內毀變禮中權通識所貴神龍之首與聞興復疇其井賦累讓而停夫以革故鼎新大來小往得喪而不形於色進退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哀不違事義也讓功辭邑禮也濟代全名智也仁以長人義以和下禮以安上智以周身宜其光輔四帝軒冕

三紀池臺琴筑優游暮齒傳爵土於祚允保祿位於終始矣享年七十有一開元九年九月寢病薨於東都之慈惠里皇上悼焉國人慕焉撫牀輶春曾未云比制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禮也十年二月葬於萬安山之南在疾也王人視膳御醫視藥集作御藥于薨也中使弔臨羽儀哀送君臣之義厚莫重焉子异子集無子字奕思綴遺美以實罔極有詔掌文

之官敍事盛德之老銘功將以寵宗臣揚英烈帝乃灑恩仙翰鏤澤豐珉日月照臨於佳城煙雲變態於神道寶其文字別爲羣玉之山禁其樵蘇卽表三司之墓銘曰源深自虞派別從吳避地魯陝居家洛都神明遠契岳瀆冥符翊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初文粹作刃攢植文鋒迅驅纔安卑位卽騁長途惟實惟虛若有若無再三軍國一二

許謨戎柄尤重王綸最樞兼司任切久政榮殊黼藻彌煥丹青靡喻以寬容物以鑒分區外或形放中恆禮拘箴雖誠口諍亦忘軀但覩渾璞誰詳瑾瑜伊皋尺寸管樂錙銖名遂身正言誠願孚方辭漢祿更辱齊租旣積而散窮歡盡娛川歸東極日去集作止西晡上惻

旒辰旁悲路衢藍田美玉荔浦明珠載廣休慶爰宏典謨豐碑乃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毫特紆鐫金刻石鳳篆龍圖七耀光動三泉澤濡銓文粹作敍能欽事理鬱詞敷求舊銘實慙恧殫蕪緬思雲霧尙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嗚呼存歿終始遐哉

邈乎

宋清逸處士魏閑墓誌銘

司馬光

君諱閑字雲夫世家于陝之東郊父諱野真宗皇帝時有大名累召終不起贈著作郎君少喜爲詩學鼓琴不樂仕進一尊著作君之志皇祐二年仁宗皇帝祀明堂詔天下求遺逸草萊年耆德茂知府直史館李公昭選薦君再世有高節上嘉之賜號清逸處士嘉祐八年八月癸未終于家年八十四君自始生至沒當國隆盛偃兵無事之時家有廬田君謹守而治之朝廷以著作君之賢復其子孫无有差徭以故沛然自足無衣食之累性不嗜酒謹守法度然與人和浮沉閭里不自標揭以故其生也人樂與遊其沒也無謗言府縣之官或時延禮亦與之往來然未嘗有毫髮之私以干之其政事得失未嘗納于耳出于口也以故皆愛重之無厭倦少好養生大要用沖淡自守不以一物累其心故視聽步趨雖老不衰嗚呼今之名處士者多矣或力爲奇譎以盜聲名欲欺愚俗取美官或交游有位依其名勢乾沒射利以侵漁細民若是者雖不仕何足賢乎然則能保其福履而免于過咎如君者有幾人耶君二娶曰趙氏曰皇甫氏子男一人曰樵女三適進士梁軫張震左侍禁張宏孫男二人曰潛曰澤先僕射與著作君相愛如昆弟光拜君于髫齡之年

今也其孤將以某月日葬君來求銘光何敢辭銘曰天長不息兮地大無疆人寓其中兮  
細于毫芒奪攘紛糾兮非愚則狂惟君之生兮遭世甯昌依承先德兮曠然有光笥有餘  
衣兮廩有餘糧養生以理兮行已有方居不煩人兮遊不出鄉逍遙自適兮旣壽而康視  
彼公侯兮金珠煌煌憂勞沒齒兮或罹咎殃爲得孰多兮爲謀孰長

明誥贈中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右參政王公墓表

汪 煉

幹之干雲者不育茅於培塿流之放海者不分派於溝渠夫積於前乃昌於後修德行善  
亦士之所倚以干雲放海而說者曰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見其偶然而不見其當然一往  
之奇談非千秋之定論余觀宏農王太公其人所稱德不當世其後必有達者非耶公諱  
仕字子學別號東坡居士余同年大參幼眞之尊人也遠祖諱政者國初家州之東樊里  
倨倨藏畔有隱君子之德政生興興生繼宗奕世其勤克敦素業繼宗徙居張茅鎮生世  
遷世遷配盧氏以嘉靖丙子歲九月十有九日生太公公襲前人之醕樸益振家聲其植  
性也端而慈其秉心也沉而淵塞其與物接也肅而寬和而不競大要以孝友爲本而好  
善疏財專以義振人之急子姓無依者爲延師訓句讀而供其伏臘之費兩舅氏捐賓客  
其子俱天公迎其兩外母於家奉養之終身甚謹復收其遺孤婚嫁之每閟寒則煮粥飯

寢人寢人來就食者絡繹家人或稍稍生怨讐公行之益力歲饑里中富者多閉糴公獨振廩貸焉比稔負戴者屢至曰君往亦如某某者吾輩不爲溝中瘠則不知瑣尾何似耳皆拜手謝德而去途有廢疾者公聞之輒躬步視餌起而厚遺之得歸骨者若而人居恆不飲酒獨寢一室人犯而不犯人不欺人人欺而亦不發人之欺雅信釋氏家言故好修福田讀蘇文忠公戒殺語喜而欲韋弦之故仍其號以隆慶戊辰五月二十有九日卒年四十有三卒之日遠近太息至有搏膺長號浹旬不能自禁者當是時幼真方十有二齡族競賦繁羣宵睥睨二淑人誓撫弱息以報所天隕涕齎咨坎壈萬狀而幼真外抗諸侮內承二慈猛進精研潛心大業頃之補博士弟子員每試輒居第一甚負時名然幼真雖習制舉義而識趣超卓自在總弁已勵志聖人之道始事尤西川先生旣又從雲浦孟先生遊二先生講明道學一時及門者甚衆然得其傳而身體力行者獨幼真一人耳歲癸巳幼真以特選遊太學尋領庚子鄉薦甲辰成進士爲邢臺令潔已康人一體太公遺志三年報政恩綸贈太公如其官庚申秋幼真由武庫郎擢參晉藩值新天子龍飛以覃恩加贈今銜公配張氏繼配侯氏侯氏無所出益以石氏實生大參前後皆同太公受褒諸孫及諸姻戚詳具誌狀中嗚呼天有知耶奪公之年無知耶錫公之允公生平爲德于人

不令人知幼真之學無所爲而爲甯置錙銖萬鍾塵芥軒冕要以天之報施善人則太公之啟後與大參之光前行道有福不可誣也况乎蘭孫鬱茂方後英之鵠起而二淑人抗志冰霜凜然與栢舟爭烈余故按而表之勒珉堂斧爲爲善者勸焉

陝西淳化縣知縣南浦高先生墓志銘

明王以悟

古之人學以繕性出其緒以經世故窮有真儒而達有善治俗之薄也學者以工文辭掇巍科是重世亦以此重之不問性術矣仕者諧時躋膾私囊橐宮室苑囿誇耀鄉閭不然者羣然嗤笑之曰夫非一官人耶而蕭條若此何其迂也嗚呼世道尙可言哉間有闇然自修研究道理窮不近名達不徇世篤信一念死而後已殆庶幾於古之儒者其南浦高先生歟先生諱翼字雲衢別號南浦高祖某曾祖某祖某世居陝之下莊村父繡西公郡庠生磊落不羣家聲克振配辛氏郡名家女以嘉靖癸巳二月十九日生先生先生生而醇龐簡重淵默自持凡與人交不激不阿間有謔浪不法者不覺面赤然無嗔恚意故人不狎而樂與之遊弱冠爲諸生士林初識之謂木久而服長者至於蟬蛻末俗尙友古人操之心而不以告人者人固未之知也王生以悟幼失怙其外舅鹿泉翁爲先生兄介僕走馬迎王生令北面先生受舉子業凡五載日見先生兀坐蓮渚別墅中累黍於管懸羲

圖於壁著萃陳於堂握算於案取太極圖說程傳仲晦氏本義及皇極經世律呂新書諸冊參考之自疑自契自印自證時先生謂王生少不以告王生亦少不能問凡生平日所自得求信於心而不遽信於古人者豈惟人不知王生亦未之知也後萬歷丙子王生以母疾辭歸尋有喪不能往比戊寅弱冠矣傳新安講道學有會竊異焉遂裹糧而東歸述所聞於先生其有與朱註不合者先生爭辨愠形於色至若敵國然王生曰道無人我學在信心何昔之是而今之非乎先生乃過新安趨洛陽謁尤孟二先生促膝劇談逾月而返謂王生曰信哉學之不可不講也君之往得矣若象山陽明固巍然大儒乎心終未契也此其意雖尊信紫陽之過而其規矩準繩禔身好修居然儒者之選可概見已辛巳先生膺歲薦故事歲薦者遊太學以序除府佐縣正或州縣佐貳不然斬恩就學官先生將入京王生送諸道進曰自科貢分塗朝廷以資格束士久矣大吏緣此爲厚薄列薦章者什九皆科第而彈罰往往在歲貢士是尙可以行志耶先生其就學官哉退食修明道術成一家之言升館則進多士講性命之學宏作人之化使他年各有成立足爲世輕重而吾道且因以行是猶可爲也先生曰君不見闔閭間十室九空乎蒼生困敝澤一分卽受賜一分豪傑生世目擊時艱而不一引手非夫也乃竟入太學越九年辛卯受陝西淳化

知縣下車首修學宮申飭鄉約聞王布衣造訪之士類嚮風修大典渠爲民興水利廣開空閑地招撫流移政以平賦以輕遠邇嘖嘖頌真父母焉會鹽徒爲奸白晝剽刦公差不能禁監司檄邠州守捕之不獲復以檄先生多方獲之以歸監司按淳化故屬邠州守銜其不出於己也因中傷先生先生抗直多忤於人附會邠州者復媒孽其後由是被劾歸田執王生手曰君之言驗矣謂世道何今而後吾將取前太極律呂諸書凡夙所註疑契者編次成帙索精抉微以與君徜徉於泉石花竹間足矣無何王生膺選貢入京比歸先生寢疾竟不起蓋萬歷戊戌六月三日也春秋六十有六嗚呼從古以來其悼時憫世發憤思效之士豈少哉命所不在而遭謾遭忤落魄終身者往往不可勝道先生誠儒者而出身厄於貢途蒞官不越再期亦數之奇而吾道之未可以亨也又况乎道積於躬範垂於家德化及於鄉閭令譽垂於沒世生不愧死不怍先生何憾焉配趙氏處士諱某女先先生卒生子一如常武生貞女一適李朝忠繼配趙氏訓導諱某女生子如峴女三一適蕭九渠一適張瀛一適尙爾望孫男五曰捷曰拏曰振常出曰擢曰拔峴出卜以是年葬於東皋祖塋之側王生爲之灑泣以銘銘曰命之來兮胡以耕命之去兮胡以征自去自來而吾不與之爭貪而富貴世所榮廉而貧乏世所輕或榮或輕而吾忘情含吾精

抱吾貞德以之成而道以之明卓然先民之程亦庶幾乎先生

明王母趙氏貞節墓表

孟化鯉

余嘗悼世之士貳行也於貞烈婦女每慨嘆欽仰之夫士也猶有師友之講明詩書之啟悟彼婦女者不尤難乎若陝州張茅鎮王母趙氏可謂貞矣趙之夫曰以恬二十五而卽世時趙甫二十一歲翁姑無所養二子幼呱呱未立茹哀飲血拳拳惟保養老幼是勵戚屬見趙年尙少數以語諷之冀奪其志則號泣仰天曰我非死之難惟老幼無托之患必欲強我嫁是速我死也于是戚屬不敢復言居常躬紡織勤苦是甘終翁姑之身訓二子學二子長曰爾恕州學生次曰爾慈皆成立烝烝向于學里黨嘉其行當道聞其賢萬歷戊寅有司奉恩詔表其門曰貞節迨辛巳年卒吾友王君以悟述趙苦節事索余表其墓余因是又有慨焉吾師西川先生講文成致良知之學余與王君叔侄俱從之遊世嘗議良知不足盡道余請以趙之貞徵之當夫亡之後戚屬奪志之時從違決于一念智也勤苦三十年不爽其守仁也不背夫義也養翁姑孝也訓二子成立慈也一事而五善備焉藉令非節則無以成此善又可見道無二致而不假講明不資啟悟儻所謂不學不慮得之天性之良非耶此予所以深信良知之學之不誣也此余所以深悼士行之貳而擊節

於貞婦也昔孟子與氏蚤喪父其爲亞聖蓋得之母教萬世下誦孟母之賢而不及其貞豈以貞順婦道之正而教子賢聖爲更難耶嗟乎王母之貞業已旌矣務其學成其德追躅乎前賢俾王氏之閥與三遷並耀是不在爾恕輩耶余故因表其母而併致願於子云

明誥贈錦衣衛指揮僉事劉公墓表

趙完璧

劉太公者諱鉅陝人也所居城東北十里許曰上村累葉好修太公穎而樸不伍於庸既長益多善行雖陸沉于市肆間蓋大雅之質也上村古鹽人子午道太公業主客舍鹽者估太公口無爽言身無給德潔不苟汚利智不苟昏財舍者烝信之見謂可任也而多歸之有賈在舍息羨可千金許有事於他不能攜以太公信人也將託之而虞其泄於是納之鹽闌卽太公寄當是時太公有昆仲合居太公弗以告提而付高恭人曰收此勿洩高恭人者太公之賢偶也亦如太公德嘿存之靡敢露有頃客有訟辭連太公事在洛太公將之洛呼恭人語曰前此寄金者某也今我去計留日尙多倘其人至索金咨其審返之勿俟我俟我恐以愆稽尤也恭人曰諾諾旣至洛太公病瘧不起客殂洛中移時襯復舍寄金者得凶問茫然自失疾裝馳駕恍惚而來大哭于柩曰劉君果捐舍耶恭人自幕中竊視之信其人也起曰君子勿倉未亡人嘗奉教先君子惡敢不明先君子之志蹈不徹

于身後出所寄金予之寄金者謝曰賢哉賢哉必有食其報者坐上皆驚嘆時高恭人生五子長卽今上昭妃之父曰應節年纔十七佯曰當年何不半匿所寄恭人正色言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汝欲穢若翁耶又數年今上議大婚應節之女得選入左宮賜號曰昭妃應節封錦衣衛指揮僉事贈太公如應節官母高氏贈恭人妻馬氏封恭人予嘗類仰往茲得失之林伎巧壬佞悅在因利缺在禔福忠信淳樸薄在處約羨在服欽鑑篤戚施喜在快時逆在覬毀渾厚寡術惜在廉入美在豐名欺給籠絡計在一身殃在後世淡漠冲沌乏在一己澤在子孫劉太公蒙塵主旅而潔行介修危邁士君子之匹其配又能終之贊佐以成不朽逮此賢配發祥朱門鼎貴榮華及鄉閭富貴擅一時旋視千金所得孰與此多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非能食其報者哉太公丈夫子五妃父應節長也次應試爲儒官再次應元應繡郡學生員早故應和皆能守先人清白忠厚之業遐禧悠穀尙未艾矣

明理學東萊教授仰峯趙公及子生員羲台兩學崇祀碑

此碑高六尺闊二尺共二十四行每行六十五字在南馬村趙氏先祠內

河南府陝州儒學廩增附生員張而訥潘桂芳戚竟成等呈爲公舉忠孝節貞乞恩轉申

旌祀以勵人心以正風化事 陝州鄉約里鄰趙厚楊三省袁守增等呈爲公舉賢紳懇乞轉申以勵風俗事 陝州鄉官淮安府同知蕭天成東流縣知縣梁可棟舉人衛濬恩選王爾存等呈爲公舉忠孝節貞以表潛德以勵末俗事 據此 陝州學正舉人何看得東萊學博趙良棟學傳正脈道飭先型介氣常懷伯起之心烈腸不愧常山之舌重綱常以九鼎擲踵頂於一毛徑竇可逃而不逃乃涵養之素定鋒刃難蹈而易蹈其忠孝之性成吊慘苦之魂天地以爲飲泣譜貞烈之狀草木盡爾生香如此節滿一門允宜祀崇百世庶忠孝瞑目於地下逆賊膽墮於生前矣 陝州知州史看得本宦東萊司教分陝名賢五典成人魯國蒸蒸桃李一門樹節澠城凜凜冰霜父子挺犯乎賊鋒孫媳咸投于義井兩學賢聲黨塾紳衿騰萬口千年正氣敦庸彝典鼓羣懵旣經各看俱眞擬合申題欽卹激揚風化崇祀鄉賢請自憲裁俯從民願 河南府知府尹看得本宦學有淵源家傳忠孝是父是子慷慨罵賊以捐軀若媳若孫相繼投井而殉難貞魂堪憫卹典宜崇督學道胡仰河南府行該州立祠繳 澶池縣廩增附生員楊翼國陳載陽詹君治李爲樞夏潘大儒等呈爲公舉忠孝以勵風化事 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玄仰分守河南道妥

確查報 漏池縣訓導朱看得本宦東魯人師中原儒粹品移五池負泰山北斗之望變  
起一旦持砥柱中流之操父死忠子死孝皎皎與日月爭光媳死節女死貞烈烈爲河山  
吐氣言之出涕筆及墮淚不特樹一時之小節實能植千古之大綱四美克全三旌允宜  
漏池縣知縣羅看得本宦率性眞綱瀾天正氣身輕如寄肯屈賊以偷生義重於山甘  
成仁以效死其子德易獨挺身以救父媳李氏孫女任姐雙赴井以完名可謂收講學之  
益而食忠義之報者也一門俠烈千載芬芳例應旌揚以維風教 開封府同知漏署池  
縣事顏看得本宦學宗洙泗道衍伊雒化鐸春融廣育河干之俊又高蹤秋湛會承雒社  
之耆英變起一旦氣塞兩間仗忠義而罵賊卽慷慨以殺身其子生員德易救嚴父以損  
軀其婦李氏抱幼男而投井孫女任姐年方十四亦勵貞操萃一門之節孝植萬古之秉  
彝允合褒嘉以維風俗 河南府知府胡看得本宦一代眞儒全家節孝慷慨臨難怒皆  
指髮以捐生骨肉摧殘子死婦殉而仗義井底泥沙亦馥血痕白刃猶癥一門挺忠烈之  
風萬古愧苟且之俗宜從旌表以慰英魂 分守河南道李看德本宦仗義罵賊而父子  
死難李氏痛翁夫之亡與女相繼投井以死一門忠孝千載完人相應旌表以奠忠貞者  
也 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玄據分守道李查趙良棟等死難絲可以具題再仰提學道

修核妥確取具甘結一樣三本立等會題毋得遲延未便 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陳看得鄉官趙良棟講學明理見危致命其子德易救親殉難子媳孫女一門赴義以明不口此非仁義熟而家教嚴者未易臻也仰先將本宦父生送入鄉賢祠以勵末俗仍候會題卹贈繳 督學道呂看得鄉官趙良棟性敦古朴品淑時流居恆學有根源物望素推於月旦臨難志存忠義浩氣直凜乎冰霜其子德易挺身救親率與父俱死德妻痛夫殉父乃抱子投淵扶植綱常良繇廣文燕翼之善旌揚節烈亟需聖明龍袞之褒仰該府官吏照案備蒙批詳內事理卽將本宦父生送入鄉賢祠仍候會題卹贈施行 南陽府同知署澠池縣事刊誌趙良棟字德隆號仰峯陝州人也任山東萊州教授私淑曹月川先生之澤而家于澠深見危授命之學養配義與道之氣癸酉冬寇渡河城陷公不屈而死其子生員德易死孝而婦女之死節死貞者不匱皆以報公之忠也 撫台陳 學使者呂郎知澠池縣事牛 藩編次澠廩貢生員 恩書丹不孝男增廣生員心易孫象辰斗全立

清李雙印妻員烈婦碑記

陳之樞

員氏者民人員崇發之女也年甫十六歲於康熙二年除日于歸李奇英之子李雙印爲

妻次日卽四年正月元日也值夫患痘疹氏回母家至本月十八日雙印身故氏聞喪哭奔至二十三日縊於柩前名雖婚配其實僅識夫面耳嗟乎員氏以農家少女遂能獨明大義從容殉節真乾坤正氣宇宙完人今古之所僅見者余訪求逸事陝人士舉員氏殉節一事以對不禁爲之歎息當日未舉於朝而旌揚之恐其事久而湮沒也夫褒死所以勵生獎往所以勸來使聞其風者閨門著幽閒之德居婺凜霜雪之操不必爲其事而存其心將見化行俗美未始不由斯人倡之也爰具牲醴楮錢之儀奠於其墓而爲之歌曰波濤之趨下兮羣苟且於一形胡中流之峙柱兮知所欲之有甚于生人皆有死而亦死兮其死也鴻毛之輕芳年不顧而卽死兮其死也泰山之重姓氏傳於人間兮並日月而爭明貞魂遊於地下兮榮對夫君而氣益留名義於天壤兮爲樹萬古綱常之經

例贈承德郎杜雲程府君德配水安人墓表

杜 桀

吾族自總鎮春敬祖後歷二世及余尊人承德郎雲程府君守先待後弗墜前烈繼生也晚未獲親炙其德行品誼而固極之恩有爲終天所抱痛者繼初度時先君之春秋已逾強仕後矣恩浮於義愛出至情親課講誦之下不忍以姑息養奸不以嚴苛責善庭訓諄諄必依古人爲學次第不爲速化計方弱齡身列饗宮州守卽以優於德行呈報年未及

耆賞志捐館子方就傳而父已作古矣先妣水氏安人成厥志內外家政靡不就理朝夕之需罔非十指所拮据茹蘖課子機紡佐讀慈母而兼嚴父之任職恃而代司怙之勞艱辛備嘗不使家世書聲及身而廢憊列諸生構事農桑亦頗能生活鄉戚以斷機流風四字敍而表之後二十餘年嘉慶己巳之歲憊如京師侍晏鹿鳴得事春闈深蒙皇上鴻恩身榮翰院例贈先考爲承德郎翰林院檢討妣爲安人以榮其先以達其情是年冬彙掇其軼事勒諸石以誌於墓至若籍貫姓字及生卒之年月日事俱載前記清嘉慶十四年

子文侯公墓表

王者香

子文公者郡之侯家溝侯氏之先也生於有明之季國初苦地方苛政以不去死蓋其時兵燹之後朝廷詔民復業地方官以招徠勸課爲職率由墾田升科得蒙陞賞於是貪汚之吏虛冒地畝懸坐錢糧民乃不勝其害順治十五年吾州已墾之地不過一千七百頃許州守吳世英捏荒作熟報地至二千九百餘頃征糧計三萬二千兩零嗣是康熙二年至六年州守五易其官皆以錢糧托累羈留不能去民苦徵求或死或逃輒數十里杳無人烟侯氏之族固無留者公時亦起家行約二里許惻然曰舍先人墳墓而遠去於心何安吾寧止此耳徑歸未至家遇催租者促入州城受拷掠不勝遂殞命公之子葬公悲號

痛絕懼無以自保適三韓劉公諱芳顯來牧州卽詳於府司以及督撫兩院痛陳疾苦爲吾民請命閱兩秋以被誤革職而吾州懸坐之地卒豁由是人方安業公之子乃得以不去生於茲垂一百五六十年吳之虐劉之仁歷歷在人心目而被死之家悲與感交銘於肺腑不能釋公之後人風木感念霜露警心於公之事蓋未嘗一日忘也茲公六世孫耆老君德榮長榮顯榮吏員君享榮國學生廷榮例封武德郎正榮謀立石表墓命孝廉君仁榮來告余請爲文意固感劉之仁恨吳之虐而以公之死爲痛噫公死亦何憾計爾日州之人以逃而得生後歸而復業者不可一二數令公率棄子脫然遠適俟政平而復之安必不可自安而特以墳墓關心惻惻於中而不忍割則公之死非殘虐之政死之實仁孝之心死之也今其村之南崖東谷所云下道者公遺塚在焉後人隨時薦享公之靈與若祖若父依依故土揆厥初心宜有隱然以自慰者於公亦何憾乎公諱邦華其子世平於今六世迄九世齒益繁業已茂矣其登科第遊囊宮聯鑑不絕古云仁人必有後如公不忘首邱委身歸命仁孝之所庇廕固宜後嗣蒸蒸日盛也是爲記

欽加遊擊銜陝西鄜州城守營都司程南曹公旌忠祠記

嗚呼惟公捐軀逐寇可謂得死所矣公諱鵬彪字程南係河南直隸陝州監生民籍曾祖

府君諱希貴祖府君諱耀武俱請封武顯將軍晉封振威將軍父諱三祝字瑞菴由頭等

侍衛歷任福建福甯建甯等鎮總兵咸豐三年間調署漳州鎮總兵勦賊遇害欽加提督銜賜諡襄毅發御製祭文所以撫卹者甚厚公其嫡長子也幼從家大人任徧遊湖廣閩浙間讀書通大意不爲章句學早遊太學所交皆當世名人性喜談兵精騎射嘗有班生投筆封侯萬里之志會粵匪滋事南京失守公卽請命効力戎行掃平賊寇家大人壯其言遂遵籌餉例報捐咸豐二年由部銓陝西鄜州城守營都司到任後卽簡閱訓練與士卒同甘苦屬員皆樂爲効死力咸豐三年四月間奉檄出師與參將業普崇額統帶鎮標兵五百名前往山東地方坊堵於五月十七日行至河南中牟縣東關探知有長髮賊一股久在朱仙鎮札營意欲拔營西向擾河南府時業參將與公商議欲收兵西歸避賊公慨然曰我等奉命出師今臨敵脫逃吾誓死弗爲也卽帥所領兵弁嚴陣以待及賊自朱仙鎮蜂擁而來詎料業參將與所帶兵士望風西竄公獨與賊接戰左衝右突斬首不可勝數卒以孤軍無救身被重圍罵賊而死事聞奉上諭英桂奏中牟縣勦賊陣亡一摺着交部從優議卹應將陝西鄜州都司曹鵬彪加遊擊銜給與雲騎尉世職罔替並詔建祠以旌其忠祠成邑侯題其楹曰鐵騎西來一戰沙場留碧血金章北下千秋俎豆慰忠魂

蓋實錄也嗚呼向使公從業參將之言收兵西歸則可以不與賊遇又使公探知賊信率兵他徙亦可不與賊爭鋒乃公獨不顧人言不量己力以二百餘名之兵卒戰二十餘萬之猖匪非忠義激發視死如歸而能如是乎况公正當賊衝一時城鄉居民始得扶老攜幼遠避無害公死而有造於生靈崇拜於茲土以視夫臨敵逃竄者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公生平居家孝悌崇尚節義與人交重然諾輕貴財有類於言必信行必果者予因序其巔末以俟夫觀風者採焉是爲記廩生堂兄曹榮彪謹撰

潘先生德徵教澤碑

王體仁

士生於世惟自完其靈台方寸之地而後見諸事功昭有本之經濟播爲教澤徵有源之學術蓋所謂倜儻非常之人者必有不可磨滅之實而紛至迭乘世故雖難逆料終無以移其神明之淡定也先生姓潘氏諱履謙字德徵號臨清余受業師也自趙宋以來世爲莘野原人至王父始徙居澗水濱白馬峪村先生幼穎悟饒有楊中山逸氣爲學精心析理嘗謂唐昌黎柳州宋廬陵南豐諸大家文章事業源流一貫取沈確士所選時加體驗以爲之根柢於有明成宏正嘉隆萬天崇以及國朝鐘陵稚川宜興長洲安溪諸先輩信其文實足闡發微奧各有錄稿以爲之標準緣左氏爲語孟四書之傳俾學人手輯成冊

先生點定指歸以考治忽以審脉絡犁然在目而於紫陽所纂一千三百六十年顛末並金仁山前編商宏載續編靡不成誦在心凜凜乎以古爲鑑其爲文胸有鑪錘筆無塵翳後乃絢爛之極歸於平淡先生固卓然自成一家軌範云雖運會艱阻幾續彭衙之慨然大造之位置斯人有深意存乎其間先生自補博士弟子員後成增廣生進食廩餼而竟以庚午科登賢書終數十年來坐皋比擬新硎郡中碑碣英多之士依先生以克自樹立者甚衆卽中人之資聞先生緒論亦皆慨然有自奮之志是天特遺先生造就一郡之人才而錯節盤根正所以彰先生之昭曠迺遭齟齬正所以顯先生之堅貞也顧或者謂以先生有用之實學而未獲一行作吏展其所長不無遺憾獨不思先生事親色養比嬰疾病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經理季父殯葬備極諄懇與弟和樂且孺雖析箸而情等常棣昔仲尼不云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于先生之心術既可以卜先生之治術正不得以未仕增其歎歎也茲距屬纊之辰已開三霜諸友思立碑記囑余爲文嗟呼余焉能形容老夫子之萬一然自親炙以來所言所行悉經覩記則又焉敢以拙少辭哉序而錄之不勝山木之痛云

壬辰科副貢候選分州長人王先生懿行碑

張譖之

陝之王代有奇人勝國末惺所先生提倡心學屹然洛西儒宗越百數十年其裔孫長人先生復以文學著於時先生諱體仁號誠齋性倜儻自豪有奇氣幼奇穎書過目輒成誦善屬文倚馬數千言晉中程度年十一應童子試背誦十三經南華楚辭史記等書文入式督學王文簡公加奇賞入郡庠旋食廩餼人皆謂先生不世奇才青紫可唾手得乃數奇不偶屢戰藝秋園不一遇歲壬辰先生應鄉舉當是時士風靡古場規如萎富家子競倩人捉刀覬售贗鼎有干以私者同舍生強居間有成說先生拒弗受屆期場弊發械繫者繫繫而先生中副車終不遇乃布衣草履周覽天下山川都會之勝以抒其礪砌不羈之奇故其文疎宕詭詭光怪陸離入漆園吏堂奧而通人情極物理確守儒者矩矱不求知人亦無識者余自甲寅歲以歧黃謁先生得其凡先生謹然諾飭內行善談名理余有幽憂之疾對之譏然解也夙聞先生文思捷向試之乃命司書者數輩進先生談論自若逐字示書者不加點綴俄成數幅雖十人疾書終日不能奢書偶訛輒如其訛足成之渾然無斧鑿痕吁奇矣夫以先生之才之奇假裁以學達以遇不與乃祖比烈哉乃發爲奇文終不獲奇遇也悲夫所著尙書問答孝友梯適君子國崇期遊華峯記擬古草勸學誤聞所未聞錄奇聞叢錄一得識期善類集試草類集課藝一得並雜文數百篇藏於家鄉

後學張諸之敬齋謹誌

創建金龍四大王廟碑

郭維國

先王神道設教凡以爲民也民之託于神而用以自求多福民福卽國利也嘗考金龍四大王者姓謝名緒浙之會稽人憤宋亡投水死元末明太祖與元師蠻子海牙戰于呂梁元師順而下風急勢猛明師將潰太祖遙見雲霧中有金甲神揮鞭激浪河忽北流遏截敵舟簸動顛搖旌旗閃爍元師大敗後見夢于太祖具告陰相協力用舒宿憤之故太祖嘉王之忠義詔封以王金龍者王所葬地四大王者從王生時行列也閱明清兩代江淮河漢四瀆之間屢著靈異商船糧艘舳艤千里洪波巨浪中往來無恙僉曰惟王之賜以黃河流域多立廟祀之香火之盛罕有倫比南河東河北河以及淮徐漕運有河防處所慶安瀾而頌順軌者廟食百世也殆亦王忠義之氣有悚動人心而如是乎嗟夫泥馬渡江銅駝臥棘金陵之王氣已歇厓山之帆影不歸趙宗故宮夷爲禾黍過臨安者尋其遺俗流風但芳草斜陽湖光蕩漾莫有能指其所在宋社圮墟于今已數百年矣而王以布衣事不著于旂常名不垂于正史其神靈獨轟轟烈烈常存天地間俾通都大邑窮鄉僻壤相與廟貌象像歲時報賽不倦者亦王爲江河之神于風濤洶湧死生呼吸之頃仰託

神庇佑而然夫豈知其忠義而當奉之意歟官莊地濱大河居民食舟楫之利習聞王之威靈卜臨河爽地造屋三楹繞以固垣爲虔奉明禋計創于民國八年二月落成于本年四月不百日而歲事庇材鳩工頗極經營凡用錢若干緡捐資與意力均有勞焉例得書名事訖求記其顛末於石以爲後來者徵余因撮述黃豫軒所記王之生而忠義死而神明之故俾祀王者知王之所以著于祀典者在此不在彼也

郭禮先先生墓表

薛 勉

先生以中華民國十年八月歸自襄城抵里卽病瘡委頓十餘日始愈十月二十八日復病病三日遽卒于是崤函東西上自賢士大夫下至牧童走豎皆皇皇然走相告曰郭先生亡矣旣葬門人兀端甫等釀資豎石同里薛勉爲文以表之曲著勛爲之書其辭曰先生諱維國字禮先東汙高士林宗之裔以名諸生山斗郡學幾二十年遠近學者慕聞景附磨淬成器不可殫數然先生卒不偶止于庚子辛丑併科副貢其學博綜羣書精研易理爲文章歌詩雅潔稱其行事居常恥與豪貴人通間遇之必避去穴土爲屋布褐蒙頭零墨牘稿雜置几榻皆滿人皆以謂先生之窮至矣而先生若不自知然者然竟以窮死夫人喬繼陳皆前卒息男三增春耀春命之力田殿春讀書然尙幼息女二其一未嫁先

世居晉之壺關曾祖諱堅固始遷陝州原店村祖諱金德父諱頤臣以學行及篆法鳴先生生于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一日距卒之日得壽五十有九墓在村西南新阡余家與先生雅故十年來居必相聞出必相攜旅邸寒夜吟嘯相和先生引余爲知己余亦非先生莫可與語者今已矣聞訃時余方客汴飛書搜其遺篋得所著易說三種尙完好詩三冊日記五冊皆殘闕不備古文及六朝體文則散佚盡矣夫此固不足以盡先生亦其不幸而不登上壽又阨于窮不能一意著書也然卽此區區者與今之仕宦而富有金錢者較其所得孰多必有能辨之者然則謂先生窮先生亦何窮之有

戊午水災保衛團長朱君書圃請豁免糧賦紀念碑

薛 勉

戊午夏霖雨兼旬秋禾半霉六月二十五日夜怒蛟起蟄陝城東南青龍澗水暴漲有聲如萬馬崩奔居民夢中裸而起柱搖屋撼驚駭奔出則一片汪洋已成澤國事後詳查計被災者二十餘村衝毀腴田三千餘畝房舍百餘間溺斃男婦六名口牲畜無算創鉅哉於時里黨以其事請保衛團上之有司陳牒廟堂越二年庚申七月五日令下豁免田賦一千六百七十九畝零正銀一百九十七兩五錢九分九釐嗷嗷無業之民雖未蒙賑飢然自是得免敲朴亦其不幸中之幸也是役也查勘呼籲終始其事者實惟里紳朱君書

圃書圃名容照在前朝以優行廩於庠設帳授徒能傳其學入民國充保衛團團長禦匪衛民不辜其職其爲人恢恢有容喜怒不形居恆循循若無所異於衆而見義勇爲不辭勞瘁乃能大感其鄉人嗟乎共和十年以來無地不匪無歲不災天時人事電磨湍激蔚成刦運其士紳之賢者憤世嫉俗以緘口不問時事爲高其不肖者則憑城社假威肆虐以害其羣顧安得有千百人如朱君者一一爲民請命哉吾徇里人之請而爲之記亦不自知其言之長而心之痛也

圖繪流民宋史曾傳鄭俠賦除逃戶葉人永矢雲卿

馬君玉如墓誌銘

前人

君諱萬鑑字玉如籍陝縣浩然先生之長子也世有令德家傳書香浩然先生諱某含咀古今教授鄉里循循善誘童冠如雲蓋知命樂天隱君子也君源淵家學秉資特異試學爲文英髦避席年始十六分心家政事必躬親食嘗後人內外井井織細靡遺賦性淳實篤於彝倫孝事父母五十而慕侍疾衣不解帶者彌月居喪尤盡哀盡禮屏除俗例一秉古制弟子城少君八歲肥甘與共勞苦獨任羣從子弟一視同仁尤能慕俠好義周急恤貧焚券千金人稱其善君未嘗有德色其他行義稱是年六十有一中華民國三年舊歷八月初十日不祿元配劉氏繼配陳氏張氏張夫人生二子長丙炎次丙衡於時丙炎學

成問政而衡負笈從師祖孫繼武棣萼交輝門庭寢昌而君不及待其可悲也已丙炎將以民國八年舊歷八月二十八日葬君河底村西南塗新阡先期具狀丐余文乃銓次君之行事而系以銘銘曰

善降祥宜有子子克家君不死佳城鬱鬱山之阤蕭蕭日暮悲風起億萬斯年從此始

曲府君墓表

前人

余生平所交當世賢人君子不爲不多而誼莫隆於曲著勳子屏子屏師事余而余則視爲畏友經旬不見書問頻頻至余孤僻不諳於俗視當世突梯滑稽窺時赴勢之流號爲才吏能取大官者多齷齪不足與語或以氣陵之用此叢忌嫉所至動遭嗤議子屏則退然一同於衆人與之處終日無惰容人以是樂就之而操履方潔不肯稍自貶損故其窮與余等然余厭薄塵俗一不合輒掉頭去不復顧慮而窮彌甚子屏則隨遇而安意氣閒適常若寬然有餘而貞固邁往不以窮故易其志識者無不推爲遠到器余亦自歎弗如間常爲余述其家世及其大父趣先府君之行事證以余向之所聞於鄉人者而後歎子屏之不爲境困雖由其學問使然而亦家法源淵稟之庭誥者涵養深而成就遠也府君諱某字趣先少邃於學因貧輟業弱冠隻身走秦中營商業數年秦亂歸遂不復出性耿

介言動必以禮惡惡如浼然未嘗面折人臨財廉見義勇解紛赴公救貧篤親一以身先人尤好尊禮師儒雖甚困客至必留與盡歡府君之先世爲農至是子孫彬彬向文學矣晚年食指繁資用絀甚日手一編課諸孫讀意色間無幾微不自適者人服其誠信遇空亡時佽助若不及其沒也莫不爲之悲傷歎息云子男二人南風字雅堂歲貢生薰風孫男幾長旣著勳以拔貢官陝西縣令次某曾孫男幾其卒以某年月日葬某原旣葬之某年通家生薛勉表其墓曰處窮難窮而好禮尤難近世頑頓無恥之行多出於士大夫家而鄉里耆德又以窮故老死無傳可歎也夫吾豈謂爲善者之必待傳世乎哉顧如府君之德之行而亦泯沒無聞焉則後之來者何以勸故爲之表使碣諸墓道子屏方進用於時曲氏寢昌矣天之報施善人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姑立表以俟焉

郭養齋墓表

前人

君諱士剛字養齋其家世里居卒葬月日之詳見桐城王氏所爲家傳中不復贅有子男三人長光麟字伯庸次光璽又次毓麟余以丁未主講陝中學校時伯庸以廩膳生爲校中高足挹其丰采篤厚而端凝其爲學博覽精研而不苟時好心竊敬之當是時學校浸淫於自由平等之說叫囂譙呶執業而嬉蕩然無復士行伯庸獨規行矩步恂恂然似不

能言而惟其業之勤見者交譽之有親知者則稱其家法淵源養正有自余因以知君之爲人必誠實光潔不與俗流同而以未得見爲憾會宣統帝建元京師特開法政學校徵各省高才生入肄業而吾鄉風氣僻陋學者以道遠費不貲無應者伯庸獨奉君命擔簦往游無繁慮無阻色余又知君之臨事必深識果决不爲外物攬雖未見而心儀之無已時故每見伯庸詢君治家持身之道刺刺語移晷不覺也國體改革而後伯庸被選爲省議員旣復爲衆議院議員余亦以俗吏折腰長安勞燕分飛僅恃郵筒通問訊逮及丙辰余居先府君喪閉門讀禮越一年伯庸亦奉君諱歸里兩人者故鄉重逢衰麻被體斬焉相對嗚嗚泣相與共訴凶疚而三歎息焉旣別以書來請表君墓按君窮老草茅曾無奇遇重事一發其意故未嘗有赫赫之功峻絕可喜之行其得筆之於書者惟是居心之仁厚蒞事之勤敏治家之嚴肅待人之誠懇睦任卹不出比閭族黨之間肆應酬酢僅在婚喪慶吊之內凡所足稱王傳已詳茲不錄故第舉平日所仰慕於君者書之以慰伯庸之哀亦使後之采風者因吾文以想見其爲人則君雖沒而名在其亦可以無憾矣

辛少仙哀辭

前人

少仙名旂鸞幼豪放不羈行身往往不自顧惜爲世所訾議用此困甚一旦發憤猛省痛

自責由是折節讀書而才足以赴之爲文下筆千言立就然多激楚哀怨之音又其才氣橫溢不盡中有司繩尺年四十始廩於庠數躡鄉舉鬱鬱不得志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以瘡死有子才數齡孤孀煢煢至不能存活可悲也少仙於余行輩差先余年又少事之如師少仙見余文折節與交恨相得晚每見慷慨論天下事若不勝其憤慨者然時國事日棘吏治尤窳敗某歲郡守課士題爲今之從政者何如少仙縱筆揮灑喜笑怒罵不顧忌諱主者愛其才亦不罪之其生平仗義疎財雖甚困三黨嘗資其周卹筆耕所入隨手盡遇朋友急難尤肯以身先人人謂少仙他日發皇飛騰所至不可量少仙亦厚自負而不意其竟窮以死也余欲銘其墓而不果乃爲辭以致哀并以存少仙之梗概云辭曰嗚呼少仙才大數奇其意氣文章猶如良驥千里絕塵而馳而窮餓顛連老死空山竟與螻蟻同泯沒而無知已哉已哉天之生斯才也竟何爲哉余求其故而不得又安能以無悲

明欽差分守青登萊兼管沿海軍務山東布政使衛公諱三省墓表

嘗聞西極翔鳳文公云陝之有衛蓋十五世而至參知公其可考者自嵩以下嵩生道道生贈參政卿卿生贈參政大有大有以劉淑人產公若弟公諱三省字企參少多異徵值狼跋擲莽中一牛馳至角狼走又日者浴於水俄暴漲幾溺沒牛立投淵負以出比詢牛

莫知誰何氏蓋神物役之哉少孤披吟後廬母淑人夜必四三徂竊聽其披吟聲或假寐必覺之如是累年而參知公以萬歷戊子荐賢書遂成己丑進士旋爲邯鄲令其善政多端已詳著文公墓志中矣嗣官居母淑人以危疾革聞訃卽歸以三日而翹千里之陸尙逮視珠玉之含問後命則以善視若弟對卽立割上腴並百金以予弟他日弟又逐守者而私其百斛公聞之尙自憾以向弗盡予也再補令掖五年考最獲階文林贈如例戊戌以計部郎令大倉癸卯擢正郎督甘肅固原駐金城如格考績晉奉政大夫報命督鹽課兩淮三日而解至七十萬金擢山東右參政分守青登萊三載囊篋蕭然无長物奏績贈三世癸丑秋就補燕雲俄遘危疾遂殞公生嘉靖壬子十二月十三日卒于萬歷癸丑十一月十七日其配劉淑人少公七歲先公四年卒于官葬本塋後合葬城西南鄉席村嘉慶七年還葬舊窯丈夫子五女子五孫男三孫女三世系蓋詳其西極銘中云大清道光五年歲次乙酉三月穀旦八世孫廩生森林暨合族立碑在西

衛理之先生神道碑

張 坤

自世以科目取士士之懷才欲試者每多驚浮華而不求實濟于是高人賢士往往埋沒于深山密林中長吟抱膝遜世無知卽間有名登仕版亦祇以文章名而不以道德著而

賀家莊

求所謂明體達用足以盡出生平所學以供獻當世而毫無遺憾者幾如鳳毛麟角之不數數覩則甚矣政體不良之適以屈抑人才也如吾鄉衛理之先生之德之遇爲可盛矣先生諱元燮字理之號槐三生當前清專制之朝時政府方以制藝桎梏天下士先生獨慨然爲經世之學幼時愛讀顧寧人黃黎洲王船山諸先輩文集雅不欲以科第進年二十二補博士弟子員不亟亟于求世知而世亦無知者或以爲先生惜先生攻苦如常不以爲意未幾成進士鄉里賀者頗衆先生喟然曰余始願不屑此向之窮年矻矻非祇爲利祿也今方以名實不符爲愧奚賀爲先生事母至孝當作秀才時恆恐以家計累親心設帳授徒輒以脩脯供甘旨故雖鷄豚之奉亦足承歡高堂太夫人嘗教之曰官家一盤之用中人十家之產他日得志當思此時以故先生歷仕蜀邑所至有聲嗚呼士當窮居無聊時談及道德名教輒慷慨激昂自謂無虧及叩其朝夕所研求特以爲出身臨民之具者則不過爲文章詞賦之末甚且奔走權要希榮固寵者比比皆是安望其本學術以爲治術耶及旣貴則又往往不免于貪墨求其清廉自矢者寡矣又安望其政績昭著能爲國利民福耶先生之宰四川永寧也時洪楊方以革命軍得金陵野心家多藉口光復糾合餘衆人心頗爲所動先生知時機未至毅然以維持秩序爲任以故匪徒竄擾蜀中

四十餘州縣胥被騷擾而永寧獨以督練團練獲安全黎庶感之至于今稱道弗衰厥後以功升敍永廳同知又歷署峨眉南部簡州等處均遺愛在民及致仕歸里芒鞋竹杖一洗官場惡習見者不知其前四川令也此非學養有素而能如是耶使先生得大有爲于世其所表見當不至是此余所以不能不感于先生之遇合且重爲古今之人才悲也先生子錫恩孫海鴻爲政均能繼家聲曾孫寶楨寶棠恪守先德不失爲清白吏之後嗣云賜進士出身誥授通議大夫四川敍永廳同知槐三衛先生墓碑銘

薛勉

吾鄉風氣僻陋環居數十里少達人少時爲文無所師承間取一二鄉先輩制舉業讀之皆蕪靡氾濫無一當意者而獨心折於槐三衛先生父老言先生皓首窮經晚始釋褐未第時館某處讀書恆至夜分五鼓寒甚求火不得里人有起而採薪者擊擔作山歌聲徹戶內先生乃出而求火而室內一燈熒然蓋不自知也其艱苦專精有如是當是時承平日久天子稽古右文招才琴鈞之上取士歌牧之中士之挾一才一藝者莫不欲有所表見科舉一途尤爲人才薈萃之藪每次鄉會試棘闈幾不能容文風既盛得一第甚難少年才華之士乃或以偏鋒取巧對仗見長冀有一動持衡者之目而利於自售文體卑靡於斯爲亟先生獨原本經術取徑唐宋名家以春容大雅出之不沾沾於時好困蹠秋闈

者十數同輩笑其迂而先生不顧也道光丙午舉於鄉庚戌成進士時年已六十餘矣以知縣發四川卽用先攝南部縣事旋補授永寧縣歷峨眉簡州等處所至有聲而尤以永寧任內禦寇設防保境息民其功爲不可沒先是洪楊倡亂東南毒逋蜀中繁富甲天下尤爲賊所垂涎徒以地遠而道險得免蹂躪會金陵五王內亂自相屠戮翼王石達開跳而免憤甚率其黨自爲一股欲攘蜀爲已有以備晚年稱制自娛之計乃由粵而黔而川分遣羽黨糾衆十餘萬竄擾四十餘州縣官兵戰不利賊勢張甚永邑臨邊界土匪蜂起居民一夕數驚岌岌不保先生乃大集壯丁教以束伍法俾人自爲守先清鄉以除內患而後堅壁清野以禦外侮數日設守略備宵小惕息不敢發難賊偵知有備乃引去閨境得全大吏錄功保升敍永廳同知將畀以重任而先生淡於榮利未幾遽解組歸以某年月日卒於里第享壽七十有幾越三十年癸丑其曾孫寶楨以碑銘來請憶自束髮受書讀先生文而愛之慕之非一日矣表章先達以取信於來者後起之責也尙何敢辭先生諱元變字理之槐三其別號也銘曰分陝地扼關河吭山川磅礴鬱蒼蒼名儒循吏代流芳誰其嗣之後先望先生下筆韓歐行豎旂正正陣堂堂得失寸心自商量不與俗流競短長一試牛刀蒞巖疆坐鎮屹然保一方書生殺賊氣倍昂強寇聞之不敢張於時天子

頒龍章咨爾賢令鞏國防先生辭功不敢當順風迴帆慎行藏優游終老白雲鄉富貴功名兩相忘此石永存名永彰百千萬年姓字香

薛翹嵐先生墓誌銘

曲著勳

先生諱勉字退山號翹嵐初名全鑾陝縣薛氏清封文林郎私謚端介公諱德明之子妣王孺人其生母則端介公之側室蔡氏也先生性聰敏有大志以優廩生中光緒癸卯科舉人主講於邑之中學校宣統庚戌應吏部試揀選一等以知縣用不就時方籌備憲政創設各省法院試天下明法之士於京師先生中其科以正七品推事檢察官分發陝西任用爲西安府地方檢察廳學習檢察官復棄去民國紀元試彰德府地方檢察廳檢察官兼初級檢察官升汝寧府地方檢察廳檢察長革除宿弊獄必以情尋法院裁撤改知澄城縣事旋又改知襄城縣澄故巖邑多豪暴橫行鄉曲令莫敢詰先生至捕其尤者三人置之獄境內肅然澄之田賦向由豪富人包納歲取贏于民十分之四五先生令民自封投櫃令既下民稱便而豪富人失其利由是益怨會政府頒行新稅怨者乃藉口牛瘟謀抵制聚黨徒數百人倉卒擁入治城爲亂事聞大吏得其情檄懲渠魁事乃平先生自引咎投劾去其治襄也如治澄平賦清訟悉蠲陋規之病民者民大悅相與鐫石紀德政

先生爲人質直簡重與人交淡然無所私清癯羸弱若不勝衣言語訥訥若不能出諸口一旦任艱鉅決疑難判是非侃侃諤諤無所顧忌則又非勇者辯者不能也其爲學無所師承博覽羣籍老而不倦雖窮愁疾病寢饋造次未嘗釋卷于古今政治得失之故治亂興亡之由莫不深究而洞悉之故發文章峭勁綜核闊肆奇偉挾其所有試于有司輒冠其曹夫其學之勤與其業之精如此顧不究其用僅以縣令終良可慨矣近世士大夫以縱橫捭闔設阱抵巇而躋顯貴者何可勝數然亦旋起旋仆爲世詬病視先生之所得果孰多耶先生以民國戊辰六月二十三日卒春秋五十有一所著有蒼崖詩文稿藏于家元配員氏繼配胡氏生男二人長廷鄂蚤世次仲遠肄業于汲之法文學校女子四人張毓秀張鶴壽楊得強王國政其婿也著勳嘗從先生學又同官于秦豫侍先生爲最久故其卒也以後事見屬其子仲遠卜以其年十月二十四日葬先生于所居大峪口蒼龍澗東岡祖塋之次以狀來乞銘曰此先君之遺命也乃不敢辭謹述敍其行事之大者而爲之銘銘曰薛氏之先隱德弗仕宏其家學自先生始先生壯時不可一世卒滯于令不竟其志于彰于汝訟獄以平于澄于襄奸宄是懲舉世阿諛先生篤恭舉世朋比先生獨貞其遇雖屯其道則亨其壽不永其嗣踵興銘此幽阡以永厥聲

王松岩先生墓誌銘

王樂豐

公諱棟字松岩晚號愚拙山人陝縣王氏曾祖諱增春祖諱正麟考諱作爲字新庵母王太夫人生子三公其長也幼聰穎讀書日數行下弱冠補博士弟子以性耽恬淡旋歸里教授益邃於學清季廢科舉興學校公被聘爲邑石橋鎮高等小學堂教習循循善誘門下士多有知名者陝俗閉塞駁駁爲之丕變民國建元卒業於省垣自治研究所歷任邑自治研究所所長紡績工廠廠長縣視學兼孔廟奉祀官陝西中部縣第二科長尋任縣公款局長兵差總局長縣地方事務所長十五年鎮嵩軍第二師長賈公巨卿采輿論聘公爲師部參議時值戎馬倥偬供億繁苛賴公建議多見減除衆議重修縣志推公爲採訪員公挺身負責曰此吾輩分內事也處事一以退讓爲心惟審於去就稍不合輒掉首去遇地方公務侃侃而談條分縷析剷除秕政傾其座人平日接人無貴賤差別均各加以禮貌故人樂就之任縣視學時汲汲以正學風爲先務嘗曰學風正卽所以正人心也其用意深遠如此天性敦篤丁父新庵公艱服方闕仲季兩弟亦先後歿蓼莪抱痛鵠鵠傷懷公乃謝絕公務專意奉母以娛萱幃之志嘗手錄古人格言以示諸子歲次壬申八月五日以患瀉竟致不起得年僅五十有三惜哉著有日記及愚拙山人藏稿存于家配

秦夫人生子四長斌國立北京工業大學卒業薦任職任用服務教政警各界次敏陝西  
陸軍講武堂卒業服務軍團各界次數次敬均專務農女子二長適康應彩次字李氏孫  
男二兆豫敷出兆燕敏出孫女一兆萱斌出葬于溫泉鎮北桑園溝之新阡請銘於樂豐  
樂豐視公表叔也義不可辭遂爲之銘銘曰語妙天下才濟人倫雲間一鶴卓立不羣桑  
園橫縱水深山雄望之蔚然蔥鬱勃蓬是足爲公之幽宮

劉泳之墓誌銘

郭樹樞

泳之諱彥江姓劉氏邑之名族曾祖英魁道光乙巳科武進士官至御前侍衛誥授昭武  
將軍大父樂成候選千總父樹楷泳之生有至性攻苦求學寒暑弗懈先後卒業省立第  
九中學第四師範學校旋任會興鎮底柱學校教員陝縣縣視學教育局長等職所在有  
名先是陝縣教育困於經費幾致停頓民國十六年革命軍抵陝泳之乃商請縣長徐惟  
烈改地方兵差附加捐爲教育特捐以作教育基金因增縣立師範學校平民學校及各  
區初級小學校八十處陝縣年來困於兵禍於匪戎馬倉皇人不聊生而教育不至中輟  
至今猶能放一線曙光泳之力也然泳之亦因以致疾辭職休養以爲從此可以優游田  
間承歡膝下十七年夏朱縣長伯珍奉令籌辦救濟院耳泳之名請擔任院長泳之辭不

獲命乃就之於時旱魃爲虐哀鴻遍野加之西來難民日常數百千人泳之菩提心切送往勞來必使一一安適而後已昕夕勞瘁飲食違時未嘗有惰容如是者數月而泳之病矣疾在腠理轉之血脉之腸胃間人見其形容憔悴力勸攝養而泳之若不自知然其疾已湯熨酒醪之所不及遂於十八年一月十七日卒於陝縣寓次得年三十有九子二長合禧副室劉出次坊禧正室馬氏生也女一許字史嗚呼死事者多矣如泳之親老子幼豈當死哉然不當死而竟死邑中人士莫不傷悲乃開會追悼送襯回籍於本年二月六日卜葬河底東郊祖塋之次余與泳之爲執交故悲其死而願爲之銘銘曰事之可尙兮救苦濟貧君獨慈悲兮不辭艱辛勇於義而勤於志兮勞瘁形神豈汲汲於好名兮抑其心之至仁嗚呼泳之兮今之古人

### 王作爲碑記

王樂豐

先生王姓諱作爲字新庵世居陝縣新店村祖增春父正麟世業農皆有善行著陰德先生幼讀書家貧輟學嘗引爲憾事爲童子師口講指畫善於啟發其爲教屏除夏楚循循善誘深得近代教學方法且盡心提命毫無倦容好賓接文士嘗願通材宿儒接述其門家雖貧而酬應惟恐不周令長子松岩先生讀嘗稱貸繼膏火家人時斷炊弗顧也見族

鄰媼戚友輩及相識者輒勸以令子弟讀書或躬詣其門專誠邀請每於稠人廣坐中談論各地文風盛衰始多笑以爲迂繼則靡然向風矣吾鄉風氣閉塞五十年前業儒者少至松岩先生以弱冠補博士弟子員何幼班先生亦相繼采芹於是文風丕變而倡之者則新庵先生也嗣是就學者日益多而先生獎勵誘掖之道亦日益宏向之戚媼朋輩及相識者至是益敬重先生晚年蘭茁桂茂家道亦裕命諸孫讀一如待松岩先生時而期望且尤過之其孫右文從政累年有盛德鄉里之士成名者亦多感先生每春秋佳節造謁請益濟濟一堂先生亦引以自豪士君子出處皆可以盡其道若先生者非所謂盡其道者哉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初四日先生卒春秋七十有三配王太夫人余姑祖母也子男三人曰棟卽松岩先生曰國平曰典隆均繼先生卒孫男五長斌字右文次敏次敷次豐善次敬女孫六曾孫男二曾孫女一先生卒之六年門生故舊鐫石以誌盛德屬余爲文因撮其梗概俾知吾鄉之文風所由來而士君子承先生啟後之功益爲不可沒也

已

蘇容衆先生墓誌銘

民國二十二年秋于役陝州因王子鏡瑚識蘇子東初東初魁梧奇偉雍雍儒者一日蘇

子肅然曰先亡父歿四年矣而墓銘未屬敢乞銘公諱容衆字寬甫河南陝縣人民國反正任河南省議會議員陝縣公款局局長保衛團團長職備政績蘇氏爲武功著族代遠不可考其近世祖某某居張茅習農事遂爲張茅蘇氏考聚五生公兄弟三公居仲年十三遭父喪時光緒丁卯戊寅間歲大祲殯葬無資親族鮮克任卹者薄棺掩厝終天之恨歲時祭掃輒慟哭奉其母以壽終伯兄容量季弟容照友于相處數十年如一日視諸子侄如己出起田間以迄富貴布衣蔬食一如曩時捐資建造鎮西石橋及大馬溝水道行旅利之歲恆施捨賴全活者七千餘戶政府旌其廬生平恥未讀書對儒者尤加敬禮烏乎可以風矣民國十九年二月十七日卒于家年六十有七夫人張氏先卒合葬於崤陵西南崗祖塋之旁元配張氏無出繼配郭氏生二子曰樹棠樹桂乃爲之銘曰崤陵以西秦嶺以東古之石壕今之幽宮追襨代而遐想永窮達而亨通世愚侄湖南長沙可園饒

泉峋敬撰

劉烈士祠碑記

祠在張茅鎮東民國十一年立房院共十八間

山川汝潁由來多劍俠之雄風雨崤陵從古葬國殤之地聽鼓鼙而思將帥慨念危時哀袍澤而篤苦岑誼深後死禦災捍患徵曲臺之遺文移孝作忠光汝南之月旦爰是良辰

涓吉廣廈鳩材大河前橫太室後擁吊當年之戰地猶有青燐招華表之英魂歸來素鶴歲時伏臘走報賽於村翁木訟金穰壯鄉閭之保障式昭妥侑永奉蒸嘗此劉烈士祠所爲建也烈士諱純仁字粹軒新蔡人余及門士也早孤祖母及母兩世苦節撫育成立健爲令伯念切依劉吉水歐陽哀深劍汝游余門時年僅十有二舉止有若成人誦讀尤徵神悟文貞早歲能調鐘蓋之聲百藥鬢齡已對瑯琊之間應童子試輒冠其曹邑令張君歎爲宿慧弱冠捷秋試中郎出鎮羣期苟羨之飛騖大魁登朝人慕王曾之溫飽乃烈士則潛懷大志宿鄙浮名隨棄帖括專精樸學尤嗜讀陽明遺書服膺知行合一之說子房納履志復韓仇亭林著書誓恢漢運結念委懷人無知者于斯時也清命告終鄂渚發難翟泉蒼鳥盡蹶飛沙洛殿銅駝會淪廢棘北斗珠旗躉日甲子徇師南朝鐵鏁沉江庚申出迪維時今陝西省長兼署督軍鞏縣劉雪亞將軍偕新安張伯英中將初舉義旗治兵雍豫乃以書招烈士入幕襄贊戎機烈士氣雄投袂勇邁請纓紓籌筆以從戎看吳鈎而含笑六千擔衆信君子之能師三十登壇羨書生之年少九衢偷楚皆爲李勉之兵百雉崇墉卽是王罷之冢東征奏凱西洛溪來固已吞強敵于胸中握奇功于掌上矣清帥審勢不敵乃有媾和之請期以辛亥十一月二十一日議約于張茅實讐言也我

師狃於屢勝未慮陰謀及期 烈士遂率書記紀君廉泉及馬弁劉建忠等數人往清帥  
忽食言 烈士諸人皆殉焉並殘其尸嗚呼范增置酒誰爲項伯之援尙贊刦盟孰拯瑋  
璣之厄靈鼂不舉鼓已絕于死聲妖鳥爭飛人自鳴其生魄縹最同殲于並命周梁竟殞  
于崩城裏伏波之尸虛言馬革返王琳之葬誰覓桐棺謂之何哉吁其悲矣今日者六字  
銷兵三川安堵風雲際會開麟閣以酬勛方名聯翩拜兕觥而上壽 烈士獨長齋壯志  
永恫鬼雄思歸銜溫序之鬚招魂缺魯公之齒拜孟博之慈母已奠佳城撫花雲之孤兒  
待官萬戶凡茲周恤足慰泉臺惟廟食之猶虛賦大招其何地將軍於是慨分清俸荒度  
土功卽授命之故墟建褒忠之新廟經始于壬戌八月竣工于其年十月凡成享堂三楹  
配房左右各三楹大門一楹築周垣四十二丈以珉於 烈士忝一日之長俾爲文以鐫  
諸麗牲之石禮也嗟乎河汾中說恆痛惜于董常姚江傳習尤致哀於徐愛珉之學行曷  
敢竊比先儒萬一而 烈士之成仁殉國實可媲董徐而不朽矣興言天祝曷遺鄙懷聊  
述卮言冀昭來葉長河喬嶽中州之浩氣常留風馬雲車天上之英靈永護新蔡任珉撰

大監元錫堂張先生贊德配

崔太孺人懿行序

濟邑人張鳴鶴

陝郡莘原土厚而水深俗尙敦龐恭維錫堂張公諱百朋別號重道者以孝友勤儉起家

於斯其始也世居侯家村高會以來稱素封焉父靈園公以乾隆中總管合里糧項賠累甚夥家中落有丈夫子五長百金公次百銀公四百吉公五百榮公錫堂公行三公之幼也孝友性成端嚴而敦篤及長出就外傳窮經嗜古試執筆爲文卽秩然有條理以家務之累未獲卒業經商會鎮甚非所欲又數年食指益繁資益薄殆無以給迺承靈園公命各分炊謀食於斯時同原配張太孺人移家於莘原之杜村赤手空囊擇瘠土而處以寢邱之不爭故也居歲餘孺人以疾終嗣與繼配崔太孺人庸次比耦懇藝薄田量歲之入儉食省用銖積而寸累之最後稱小阜焉時靈園公與繼母王太孺人尙在堂也雞豚逮存甘旨得不缺於供私心少慰猶以相去十數里不得時依膝下承旦暮歡每一念及輒嗚咽流涕不能止而其孝友之誠尤有視聽於形聲之表者長兄之卒也乏子無嗣靈園公有所屬而礙於言乃傳各拈阄焉公知意在四弟之子也適拈得而隱置之四弟之子遂獲承嗣靈園公乃大歡悅洎徙莘原后一味之甘必以時奉靈園公嗜酒每歲務間必另作佳釀王太孺人暮年嗜轎谷麵食歲擇上地種之熟則齋送又時命崔孺人作元宵餅餌之屬實以筐籠饋問不絕於途原地宜木棉每秋風起卽寅後先彈數斤以備棉衣之需其敬兄而友弟也以親愛相終始無纖芥隙有不給者必分金以贍之或囊空無以

應則稱貸焉終其身不言賠累老至病篤取其子所記賬簿對焚之某年二兄疾終公適  
不家既歸見一室有淚容問之具以對乃號跳大痛卽夜赴本村奔喪遇侄輩甚厚周恤  
之外訓誨懇至其孝友之誠之出於天性類如此素重儒書少年摒擋家務延師教子恭  
禮有加雖久不親書而初學詩書猶必親授其爲人也偉貌脩髯性方嚴而訓詞溫雅瞻  
豐采者咸以謂彬文君子也又素與尊庵王先生眉山趙先生遊雅相知重以其內行之  
篤能盡弟道且敦崇儒書而惟道之重故號之爲重道先生云德配崔太孺人仁慈婉娩  
一門孝友贊助之力居多舅姑之歿也每生日忌辰必潔饌以祭終其身無遺忘者其壺  
範亦概可見生矣子五長自成國學生次自恒從九職三自立四自明從九職五自思榜  
名倬如丁卯科舉孝廉孫男十一株曾孫男十株元孫男二株瑤璠瑜璣蘭芷其芽累葉  
之昌蓋方興而未有艾也吾有以知其流澤之永久矣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清授承信校尉加雲騎尉六品軍職建亭張公懿行碑

商城  
舉人 邱向熙

會興鎮張氏明初自山西洪洞縣來遷焉聚族而居世守青湘家傳詩禮鄉賢名宦代不乏人載在志書已垂綿遠傳十三世至建亭公惠用鄉里而不矜功在國家而不伐非賢士而何不有以表彰之其何以垂示於後乎按公諱敏功字建亭幼嗜詩書深明大義性

倜儻多才識清道咸間海疆多事外患方殷地方公務紛如亂絲公卽應官紳之請出而維持事無巨細莫不悉心籌畫百端藉以就緒旣而洪楊禍國東南半壁幾非清有更有捻匪乘其後蹂躪大河南北十餘年吾豫西一帶風聲鶴唳一日數驚公率同族中照嚴君創脩寨堡募款興工數年告成又組織鄉團訓練有方以會興鎮彈丸之地而能守禦無失民各安枕屹然爲陝東保障者皆公之力也迨同治年甘省回教構亂多將軍奉命西征假道陝州州牧卽保薦公任轉漕運糧事服務年餘餉源未嘗有匱地面亦無騷擾至大軍奏凱多將軍保薦賢能特授公六品軍功因親老子幼故未供職配李太安人生子一卽子均公世稱爲隱君子者也今其曾孫世俊等述公行實丐余文勒石以資永垂余卽據以敍之并爲之銘曰清之中葉外侮內訌中州西土遍野哀鴻猗歟此公奮起陝東鄉團訓練築堡建工閭閻安堵湛恩龐洪回疆不靖天討興戌轉運糧秣接濟關中多軍告捷獎敍有功名登仕版恪守初衷家居自適其樂融融施于孫子世仰清風

陝州召公甘棠廟碑

辛未

太倉唐文治蔚芝撰

召公甘棠廟在陝州境上章敦牂之秋無錫施永成膺溥仁慈善會唐滋鎮坼鎮華堂等推選往振於陝拜於廟則牆傾棟摧上無蓋障州人相告曰是駐卒所爲也永成蹙然請

於會長張簡生釀資鳩工經營而修葺之既歲事囑太倉唐文治爲碑記文治曰若古攸訓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成周之初周召東西分陝而治既宣重光共作大邑惟太保相宅以丕揚天休公之功不其偉歟若夫敬天勤民節性日邁祇慎用懋申儆惟新耆長典型令聞矢治公之德不其邃歟且世之盛也以倫紀興世之衰也以倫紀廢夷攷鵲巢采蘋采蘋諸篇無非明夫婦之禮人道之經是以王姬車御曷不肅雖季女尸齊式昭忠信人倫正斯小民親蔽芾之詩情深文明誦絃弗替然則公之功德固不容沫公之祀典庸可廢歟往聞曲阜周公廟兵燹蕩焉樂崩禮闕鼓南子弟抱器咨嗟儻我將我享同復蒸嘗則於化民成俗之本不其懿歟爰爲詩歌用代鄉邦之樂其辭曰澗蘋潦藻召南風築廟翼翼典攸崇庶民子來營新宮聿修祀事拜召公蕩蕩兮天門開爛昭昭兮靈之來雲旆兮悠悠公監降兮陝之州召公若曰我陝民殺機罟獲盈乾坤迷復弗戢將自焚詎止十年不克征天地大德是曰生何以救之明人倫孝弟忠信濬靈根自貽哲命在初生嗚呼公不見婦子怀抱哀籲天旱魃煽虐滌山川苗槁林禿怪鼠羶人累相食無田廩老羸白骨溝中填願公護持拯巔連召公又曰我陝民積善長久致太平上下壹德痛洗心士務通經農力耕毋敢妖妄畔常經毋侮聖言毋亂名毋作穿窬毋害人毋冒貨賄毋施爭歲

月日時又用明和風甘雨河山新蚩尤戰退掃櫨槍上帝臨汝降百祥自今伊始豐穰穰  
綏我士女喜洋洋五穀蕃熟滿倉箱我民奠酒躋公堂千秋萬歲歌甘棠

哀祭

祭關龍逢文

唐王勣集作績作

歲月日謹以清酌之奠敬祭夏忠臣關生之靈曰聖貴達節賢貴識時興亡有運用捨有  
期憑河暴虎前哲所嗤身滅主喪如何勿思我因行役歷于荒祠壯山河之舊壞嘆墳隧  
之餘基松枯柏悴老集作草密苔滋託深情于薄齕魂有靈而饗之

明諭祭張太僕文

惟爾發身賢科給事廷陞學行老成忠盡弗替暨遷太僕克舉厥職委任方隆忽爾長逝  
爰推卹典特賜以祭爾靈有知尙其歆佩

清御祭曹三祝文

朕聞任重總戎臨難見守官之義志堅抗節殉國同赴敵之忠詔褒既飾以隆施賜酌宜  
彰乎渥典爾原任福建建寧鎮總兵署漳州鎮總兵曹三祝莘原韋士破石良才掄英登  
甲第之榮宿衛備羽林之選因輸將而援例遂歛歷以遷階初除專閩之司宣勞閩郡尋

轉分營之職著績荆門迨參毛節於中軍遂副麾幢於上將積資淳擢福安建開府之牙  
因地量移鎮武兼南州之篆方隆倚畀冀效馳驅何期肘腋變生敢稱兵而犯順股肱力  
竭竟罵賊以捐生爲玉碎不爲瓦全能成仁卽能取義無慚臣節信史所以流芳失此將  
材覽奏爲之震涕是用崇銜特賚美謚兼膺旣隆入祀之儀復重馨香之典爰頒謚布俾  
奠几筵於戲溫序之忠魂可慰定隨遺骨以歸山睢南之毅魄如生當作鬼雄而擊賊爾  
靈不昧尙能來歆

歲寒松柏論

明 崔儒秀  
時作補廩

予嘗弔往古之忠臣想曩時之烈士其精忠勁節往往遇亂世而後見何也士窮見節義  
也蓋君子當平居之時其藏鋒斂鍔與衆臣比肩而立均一搢紳流也誰忠誰佞哉一旦  
禍起倥偬變生倉猝衆方垂首喪氣以求苟免而君子獨誓心天地盟志日月一念之孤  
忠勁節凜若烈日秋霜而足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然後知磊落奇偉之  
人果不與狼子野心之輩儕也夫子所云歲寒松柏者其是之謂乎今夫君子當國勢奠  
安之日海宇清明之際節義無由自顯但與諸公卿輩貢賦獻瑞已耳頌聖明歌太平已  
耳其蠅營苟輩亦若操履無玷而君子亦似碌碌無奇節者及當主少國疑國步艱難

之日強臣跋扈大盜移國之秋此一時也回首而禍患起旋踵而變故生咄咤聘轉而生死安危關焉其奸諛之輩或有賣主以窺利獻國以求榮者附耳咷咷相爲然諾苟以叨富貴於己則千載之公論之不顧君子於此時也必執齊史之簡秉董狐之筆持蘇武之節埋張綱之輪破李膺之柱斷嚴顏之頭擊祖逖之楫可生可殺可榮可辱濺血可也碎首可也剖心可也抉睛可也而此節終不可奪也其生也肝膽可以照雷電其死也英靈可以爲厲鬼其成也續既絕之血食扶已顛之八柱其敗也謝忠臣於往古昭烈士於將來忠肝義膽九死不移豈凡流輩所可並駕齊驅而道哉蓋有隨波而逝者而後有中流之砥柱有隨風而靡者而後有疾風之勁草有觸之必碎燔之必焦者而後有烈火之真金精忠勁節而不遇亂世何以自見也蒼松古柏而不遇歲寒何以自顯也是故牧野陳師而八百歸心西山之餓夫始顯濟西陳師而全齊拱手晝邑之書生方見刻章捕討三木囊頭而後知東都之措紳三分鼎峙上表出師而後知蜀地之宰相漁陽鼓動猛將束手矣而孤城抗賊卒保全天下之大半元師叛逆壯士寒心矣而激切陳言竟罹於刀鋸之酷慘折檻於殿廷觸威嚴之重裂麻於閣前犯龍顏之怒身經百戰誓復中原下大理而丹心猶在衣帶有贊足不履地死燕獄而初心益堅此皆古之忠臣烈士而君子嘉名

節者往往推重焉使非由亂世亦何以自見哉故松柏之喻良切矣雖然君子亦何樂乎以名節自見哉君子而以名節自見不惟世道之不幸亦君子之不幸也蓋一死而不足以綿國祚匡時事徒使弔古者於邑焉何如夔龍稷契之優游太平乎昔人有言願爲良臣毋爲忠臣然則君子與其爲歲寒之松柏毋寧爲未歲寒之松柏

復張主政書

清 元煥勳

公和張公門下勳與公相契在道非尋常臭味之同前接手翰欣幸曷勝以公夙負美質早捷春闈英年志道何患無聞而猶馳書惓惓質問於勳者豈以勳有志洛閩之學或不詭於道乎如勳者殆所謂四五十而無聞焉者也烏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爲公略陳所見以供芻蕘之採焉來書謂世局牽絆應酬維艱云云程子答張子定性書云性無內外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又云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又云人事不教人應更教誰應大抵人生不能不應酬以學問之心應之卽俗事亦學問也以忽略之心應之卽正事亦俗情也然亦祇在覺與不覺醒與不醒耳王惺所先生答張見室有云所云驅精力從事困迫不可勝言學問中景象豈宜如此果舍人事別有學問耶願以事之於此理會得其於平日工夫方不打賒賬方有受用處方有結果處觀此又

何慮應酬維艱之有哉來書又謂每有於世情相牴牾處以理則戾俗以俗則害理云云聖人云道不同不相爲謀朱子云天下事祇有一個是非是非既定卻揀個是處行將去必欲回護得人人道好那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卻自定合下須是在我者無歉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那管他動謂居鄉宜凝重寡言切忌輕自表暴惹人辨論俗之害理者固不可從然亦須平心和氣接之如聖人恂恂似不能言之狀初雖不免固滯之譏久則相信者多而牴牾處少矣來書謂無事靜坐當氣定心澄時好於此時體認未發氣象但恐淪於空寂云云足見公煞於此處着工夫不失聖賢門路但旣曰體認復曰恐淪於空寂自相矛盾夫淪於空寂者正坐不能體認體認又何空寂之慮然體認與省察類似屬已發一邊程子云纔思卽是已發界限甚嚴未發只是事物未至私欲未萌一性渾然萬理俱備心之寂然不動之本體也斯時只有涵養程子所謂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敬非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又曰未發之前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最是難處能敬則自知此矣朱子猶謂說一敬字已壓得太重只是約略提撕無昏昧如釋氏之槁木死灰已耳李延平羅豫章雖有靜坐尋未發氣象之說朱子謂其終鄰於偏後作延平傳不載其說大抵未發之前不可尋覓觀朱子答湖南諸公與

張敬夫說已歷數傳而後定今只將程朱論定語錄熟讀詳味久自見得非一時言說所能遽辨也來書又謂酬酢間旋復失之云云朱子云纔動便有差處蓋靜則理爲主不會差動則氣乘之氣便有差如天地之氣亦有差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是也然工夫熟後纔差便覺覺則便復於無差矣來書又謂動靜不貫云云朱子謂衆人之動一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一於靜而無動周子所謂物則不通者是也聖人全天理之公無一毫人欲之私其動也靜之理未嘗忘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是也又云動時能順理則靜時能存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靜時也做工夫動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張敬夫云靜以涵動之所本動以見靜之所存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間斷也矧靜中有動動中有靜事物未來知覺不昧此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事物紛乘品節不差此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然靜中動惟靜可以體之動中靜惟敬可以持之所謂動靜不貫者只恐是敬有間斷耳來書謂王伯安學術煞多疑義云云夫伯安才質聰敏事功顯赫非後學所敢輕議其與朱子牴牾處煞有難解朱子集羣儒之大成爲諸儒之純粹其聰明才力匪淺一生說盡道理豈猶有間隙而令伯安牴之乎抑伯安生朱子之後不見正於朱子而恃才好勝乎朱

子補格致傳最有功於後學而伯安抵之如伯安者後學將何從入手乎伯安良知之說雖本於孟子然致良知之說縱橫變幻終是玩弄知覺羅文莊陸清獻謂其認心爲性只是禪學薛文清謂不宗朱子原非學吾人但當遵朱爲是耳來書又謂看四書苦爲講說家所鄙意見歧出不能畫一云云夫畫一之境惟深造自得者乃能幾初學未易臻至此第學必先疑而後進講說家多其淺深離合之間吾人正宜於此用心朱子之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以虛心靜慮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觀其尤無意理不待觀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自立矣吾人讀書大率傷多傷快多則不詳快則不精誠一日之間於興會到處只看一二段如楊龜山所謂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意象言辭之外則畫一之境想可庶幾矣來書問動近日作何功課云云夫功課不外於知行知行不外於居敬動志焉而未逮也動氣質庸愚志學幾二十年天理源頭似稍有見下學工夫實多闕略行不歎心寡過未能方愧無以對同人不意公馳書遙質也公年力富強才堪任道第程子有三不幸之說公能懷此而進進不已則道德之歸有日矣動得不爲斯道慶幸乎

陝縣志校勘記

歲七月九日陝縣志脫稿會議閉幕時專員猶有負責赴省印刷校對之命文獻所關烏  
敢以不敏辭十月十五日就道翌日寅抵汴二十四日偕縣商會主席郡人曲完善君縣  
政府會計鞏縣劉文軒君訂印一千五百部于開封扶羣印刷所期以滿六十日出書旋  
曲劉二君返陝余移寓于該所二十八日交稿排樣三十日起陸續校對付印焉夫茲稿  
之成採訪期二月有半王君夢魚郭君雲樵與余通舊志新稿參正史別集分三組編輯  
爲期十有一月韓君合卿總其成而爲之次第補正以校定之者半年頃耳如此時間倉  
猝成書欲求體例之謹嚴羅列之詳盡病有未能稍事別裁因文見義以作存錄觀而已  
若再研討恐頭白可期而汗青無日也故經專員是正審定之後王君夢魚復加釐訂用  
是付印以觀厥成焉然排印校對時仍不免許多周折以原稿僅爲初步之謄清未經最  
後之寫定標題列式增遺正誤煞費斟酌而排樣之勘對有至再至三而始定者姑舉其  
例如天文原稿圖前文後幾經排比始改爲圖上文下或圖下文上又原稿錄置測量局  
原函於卷尾比較可靠之經緯度數未入正文略加刪敍將度數辭句特列正格移陝縣  
二十四氣日出入時刻表於後以示銜接蓋依此度數而得此時刻也又黃道半徑之徑

兩誤爲經偏東偏西之偏三誤爲偏晷退則旱之旱誤爲早用量法誤爲因量方斜射之弦遺弦字而丙乙者遺丙字測量測算遺下測字古晷度遺上古字一毫之差千里之謬爰加思考予以更正此其一族姓原稿臚列姓氏約五十許謹就親知確鑿世居境內者續增姓氏約三之二標其族之大以示繁庶著其族之賢以志郡望不知闕如此其二祠祀原稿列文廟武廟等舊制於前存告朔之餼羊期祀典之恢復但以有功斯世斯民如禹王召公等聖哲之祠雜諸馬王雷公等俗廟之後似於義不純而祠亦不典爰揭祭法所以崇昭祀事之義爲之刪存如卷列自城隍以下諸神廟歸之叢載寺觀之前名曰廟寺聊志俗尙世界有中國國度民族文物在祠祀所陳文武諸廟宜於大禮堂紀念孫中山先生之後亦崇拜而激揚之中國歷史文化之精神結晶實在於斯此其三選舉表清以前科目尙可照原稿所列名上銜下依次遞增三格爲四格學校畢業者若亦名上銜下或書以上某校畢業似覺繁累復欠整齊且中大前後凌亂失序故另行編次標學校名銜於上以畢業之姓名多寡隸屬其下略便省覽適見扶羣印存十一區師資訓練所同學錄陝籍畢業者七十八人亦予鈔補由學校出身而即時服務地方政教者以此次師資最多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茲予望之此其四寧長齋遺著三種言近旨遠此次訪

得稿本藝文已錄其目然私刊不易流傳斯難附印于志以公諸世大荒私記附大事記後農醫寓意附實業後候村村規附風俗後邦之士庶覽而省之資爲龜鑑而蓄三年之艾焉排校迂迴之苦豈敢辭諸此其五縣志局長張益齋君對于文獻念切保存徇余之請於校印期間復郵寄文藝叢稿一束俾趁時檢補以免遺棄計於其中節鈔或全錄族譜序十有四篇附於族姓同學錄序二篇附於選舉氏族世譜之源流考核學校人才之興廢沿革稍資證明彌復可貴錄入文徵者自明趙仰峯碑以下十六篇蘇容衆墓誌銘以下五篇最後論與書二篇在今日殆成絕響詩徵錄張坤薛勉若干首此其六凡此種種不顧僭妄於印刷進行緊張促迫之五十日中數數與原稿相比次且增正且編校且勘對排印幸不致停頓惟日不足恆逾夜分用志不紛乃凝于神自策自勵期無負於義例焉十二月二十日茲五百許頁四十餘萬言之鉅著始次第結束印刷校對之工事計二十六卷分訂八冊訏謨盡籌胥出太守之賢勞大體通贍無非同人之休業猶憶如臨如履之情不勝若幻若夢之感雪泥鴻爪時復依然不禁縷縷以記之余不敏潦倒半生名不聞十室之邑位不出君子之思書未覩四庫之籍文未識太史之義而孤同白沙窮送昌黎十載筆耕家居奉母荷蒙歐陽專員之知遇與委任局長同人之提攜與贊助得

忝列于修志編纂之役門楣之幸亦已多矣今茲校對初不知程途之繁且鉅有如此欲  
倚傍而不得求彼相其何從懼隕越之貽羞凜覆餗于折足既徘徊而卻顧復昕夕以黽  
勉迄於殺青幸無大謬仔肩輕鬆莫可言喻民亦勞止用識數言以代跋且以報命或爲  
我實事求是之專員局長編輯同人等所樂許乎抑尤有聲明者本書標題公例原多頂  
格而細目則時有參差排印惟求醒豁不免有上下出入之嫌然於文義不悖也文字正  
俗互用如姪侄豎豎刦刦劫之類是也類似之字尤多如瞻瞻廻廻已已已之類是也書  
記之謄寫手民之檢排每有因此致誤者余以日對字數繁夥之故時感腦漲眼滑之苦  
注視過甚幾於一字不省滿紙皆墨以致形涉疑似之處間有誤字不無遺憾檢注若干  
列勘誤表又本書稍感缺略者如輓近地方之車馬櫃兵差局國會省議會縣議會之選  
舉與歷次地方自治等事此在當日曾如火如荼影響地方民生至鉅篇中雖有鱗爪之  
見惜無起訖詳明之述則檔案屢失文獻無徵之故也表而出之俟再版或續修時之齊  
一增正焉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冬至陝邑辛炳華識于開封扶羣印刷所

# 陝縣志第七册勘誤表

卷數  
二一

頁數  
二

行數  
六

正誤  
「湧」誤爲「續」  
「贖」誤爲「庚信」  
「迴」誤爲「度信」  
「迥」誤爲「辨才」  
「贖」誤爲「己未」  
「官內」誤爲「庚信」  
「官內」誤爲「辨才」  
「度信」誤爲「己未」  
「勇」誤爲「續」

四二二二八六三 二二十九八六 十三二六五 四三

十二二二八六三四 二二十一九一十五九七二十一二二二二

「校印記」誤爲「校勘記」  
「親炙」誤爲「親灸」  
「捐軀」誤爲「捐軀」  
「臘學」誤爲「陞學」  
「屬」字下多「事」字  
「前韻」誤爲「前詔」  
「革」誤爲「草」  
「諷」字下脫「類」字  
「聯之」下脫「以」字  
「沈詔」誤爲「沈韶」  
「壬午」誤爲「壬戌」  
「宮內」誤爲「庚信」  
「臧否」誤爲「辨才」  
「己未」誤爲「度信」  
「官內」誤爲「庚信」  
「臧否」誤爲「度信」  
「辨才」誤爲「庚信」  
「度信」誤爲「庚信」  
「己未」誤爲「庚信」  
「度信」誤爲「庚信」  
「勇」誤爲「續」